

近藤
元粹
增註

春秋左氏傳校本
五六

□ 12
24
3



門印 24 卷 3

甲

北

身連号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五

僖公

起元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十五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

救邢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邲三年聶北邢

地○聶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歸故以女輒反

邢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也一事而再列三國

正義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

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

實無義例也安井息軒曰次在事後

者案兵觀釁或畏敵不敢進故多為敗

詞次在事前者事由次而成故為褒詞

杜云案兵觀釁孔云無義例皆非也

宇士新曰城邢非於文不可言諸侯於

春秋不可言諸侯也春秋分四時以書

事故齊召南曰傳

言諸侯救邢則於文曹師作伯誤此三

未嘗不可云諸侯城國皆師多而大天

邢也再叙三國自係將故名氏不見並

褒美齊桓故詳列之稱師

息軒曰上經以邢疏十四年諸侯城

自遷為文與三國救緣陵為其事有關

邢若別事然故再列故總稱諸侯此若

三國耳十四年諸侯云諸侯之師城邢

城緣陵不始書其人似為其事有關故

與此自別元粹按雖煩文而再列三

增註

校本

增註

增註

增註

說正義傳在閔二夫人實齊殺之今

年者彼因孫于邾遂諱之若夫人自行

終言之息軒曰夫至夷遇疾而薨齊

人薨不地今書地者人以其喪歸

明其見殺也與君薨

地弒君不書地正相反又曰既盟而

公敗邾師于偃與不盟同故敗不書盟

下經繼之曰公敗邾師于偃所謂屬辟

比辭之義中井履軒曰按傳例凡稱

弟者皆母弟然則罕是異母弟故不稱

弟也傳云非卿也嘉獲之也是秋持書

之意耳言罕雖親非

卿是不宜書者但嘉諸書弟者皆卿也

其功故特書之也非

謂以非卿故不稱弟

也注既諤正義黨於已絕於魯非復魯

杜遂云明諸言弟者之夫人不合書之

皆卿也其諤益甚策以請而葬之存

萬斯大曰氏不稱姜不絕之義故薨葬

者薨時已見省文從備書註還下脫而

於文不可言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齊人以歸傳在閔二不言齊人殺

鄭始改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

人于檉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公及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冬十月壬午公

子女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鄆魯地挈莒

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

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三十

三年○力知反○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民

之喪至自齊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

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

意而隱故無深淺當準聖賢從之以通人理

有時而聽諸侯救邢侯總衆國之辭邢人潰

出奔師潰不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

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私取○權仕眷反夏

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

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分穀帛秋楚人

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犂即檉

增註

校本

左專

卷五

二

則奚而不書不朝正即位舊史無書也

惠棟曰實大夫也何得稱為諸侯此

可知亦以別于生稱疏諱雖有例而事

也凡夫人生時出入無定體每事皆諱

皆稱夫人其氏死後則為惡者無復忌

則稱諱如聲姜穆姜暉居上者不知所

之類今哀姜喪歸欲懲不可盡今諱也

欲直稱夫人姜氏又發其惡非臣子之

疑與生時無異故去心故不抑不勅有

姜字以別之諸譏齊時聽之以為諱惡

桓責魯僖之說皆非者禮邢人棄其

也郝敬曰國君踰器物奔故師飲而

年改元往年八月成還之附注引曲禮

季以公適邾慶父奔秋文云分扶問反

甚成季乃以公入立州長九州之長有

之冬齊高子來盟公災害者分之財物

入久矣何謂公出傳知分者分穀帛也

非也哀姜慶父之惡

不諱而公出復入何諱乎傳亦非也然

預之妾也。趙防曰：經文已序，則傳皆稱諸侯。古質何卷曰：侯伯只是諸侯長，五伯之屬也。注謬。

傳二十八年，策命晉夫人之喪至，在十侯為侯伯。注：以策書二月，敗邾師，在九命。晉侯為伯也。斯其月而杜為此言者，的證分災，猶分謗。諸侯有災，則分殺帛。求齊，齊既許之，邾之屬以服之，吾亦與。聞許而歸，魯得許有耗損，不使諸侯獨而敗邾也。然此事蒙災害，此乃分災之始末，不見於傳。杜義杜直解分字為分，亦無他，唯謂其理殺帛，不免牽強。邾當然耳。

敬曰：傳謀救邾非也。殺梁公子友，謂甘七月，楚伐鄭，八月鄭擊曰：吾二人不相伯在會，楚師退久矣。說士卒何罪，諸戲何救之有，謀報楚耳。相博友處，下左右顧炎武曰：魯與邾曰：孟勞，孟勞者室之尋師多矣，許而敗刀也，因殺之。其戍兵不必為哀姜前，不言城夷儀者。

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冬，莒人來求而敗之。○虛起居反，要於遙反。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擘，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賈音祕。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及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

故也。解鑿。息軒曰：邢已遷也，與此異。傳言虛丘之戍將歸者，明邾師不侵魯也。公八月與邾盟，九月敗其師，曲在魯。雖盟猶不盟，傳言此以紀經文不書懼盟之義，注鑿也。履軒曰：莒人來求賂，蓋魯許賂而弗與也。故江人黃人，蓋其國來求之，曲在魯。元之大夫遠國來服，粹按：女子從人，息軒齊桓謙以接遠，故為罪有首從之從說。與宋公會之也。似鑿。息軒曰：楚丘，狄義貫宋地，在今大都以名通，故不係河南歸德府北之衛。若言城衛，嫌於封者，建國之義也。城其舊都，故言楚丘。衛是舊國，而云封以明其從治於此也。之者，如更封建之。趙防曰：遷國不當故也。

言封蓋承用俗語，故聘禮若過他國，至二傳有專封之說。境使次介假道，東履軒曰：乘猶言馬也。帛將命于朝，下大非語其數，但其數則夫取幣以入，出許。

五。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魏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此始起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賈市夜。冬十月，不雨。三年。楚人侵鄭。及又音世。冬十月，不雨。三年。楚人侵鄭。○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所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音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真，故借道。○屈求勿反。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

增註

校本

之傳

卷五

二

四矣昭二十九年衛林註以壁馬與虞侯來獻其乘馬謂其終必滅虞而取之所乘之馬也又有乘猶寄之在外之府馬服劍之語可併按庫必無所失焉李曄曰補正引釈文儒本或作燻服虞謂鄭晉邑也冀乃乱反

伐晉虞助晉伐冀故服云此謂冀伐晉言冀之既病則亦惟而虞助晉報伐之君故將假道故稱前也亦通但未知鄭恩以誘之正義謂虞此時屬何國耳能報冀音不能報說附注抄楚稍反是言已弱以示其恥言也說文作鈔

慮彊以悅其心按二逆迎也旅客也迎說皆通玩唯君故句止宵客之處保固從服為長陸彛曰守也號蓋與晉接服說是也晉與虞雖鄰但向其都邑從嘗通好然越其境而虞為便邵氏云保伐人寧得肆然徑行謂出則侵入則保謂無撓沮又不畏其忠臣諫乎故進國美寶且稱前恩以誘

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懦弱也○備乃亂反又乃且少長於君君暱貨反國其良反又其丈反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少詩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

伐鄭三門陽縣東北有顛軫坂○音零國音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將欲假道故稱虞疆以說其心冀國各平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號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問號

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號而欲求媚宮

之揆諸當時事情自應爾耳若冀自伐虞虞自報冀則於晉何與而稱之斯理必不然矣顧炎武曰邵氏曰逆旅近下云先書虞賄故晉南鄙之客舍也出也故知晉為主兵則侵退則保增島公羊使虞首惡以蘭曰晉素主兵虞受賂假道取亡也特喜於得賂請先伐晉者未冠者之官以為導耳非請自主名紹切為內豎得其兵也注誤矣顧云罷後年長遂呼為解可刪是蓋主兵在豎紹也此云始者晉而先書虞傳因明後更甚也多魚謂其義也如注主兵宜多魚之人

在虞而晉不信虞故林註下陽為晉所自主兵耳若推其意滅一說上亡滅亡也先書虞者似却明也下亡亡失也似晉不信虞則與傳文是按奪鑿與誘賂故也相抵牾宇表及稔而甚入甚士新曰請先伐號故二反殺一熟為一先書虞若唯賄故先

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晉猶主兵先書虞賄故也

虞非倡兵之首而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楚與國也始來服齊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為合諸侯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關齊相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相公軍事為齊亂張本○寺如字又音侍

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號地在弘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鑿所以而益其疾也驕則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冬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四

盧則可謂刻矣。傳於語見襄廿七年昭是乎難信且言會虞元年晉語等

師則晉不必主兵杜按疾謂斃其身者注難取焉趙涉曰即惡行也此語又

虞以天子三公封國見成十七年序晉上公羊傳亦謂凡書取言易也如

使虞首惡皆非蘭取如備是也用大國曰凡言始者從前師曰滅滅言難也

未有而今始有之言林註徐附齊故取寺人貴寵用事至漏楚之與國舒所謂

泄軍之密謀實始於荆舒也

貂也正義云云始者言其終又其焉豈對後之言乎貫名

海屋曰益其疾驕即疾也如天去其疾之類杜注迂甚矣息軒曰殺熟曰稔

義與年同履軒曰楚人伐鄭傳文侵伐每通用勿過求他

並做此履軒曰穀前年十月至今今年梁傳蒞者位也注盟五月不雨凡八開

誓之言素定今但往月馮氏云不點正

楚人伐鄭鬪章囚鄭聃伯經書侵傳言伐本為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

張本○刪乃甘反音亮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則書

首月傳例曰不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下邳

盧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六月雨示旱不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

北冬公子友如齊蒞盟蒞臨也○蒞音利又音類楚人伐

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

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秋

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齊侯為陽穀之

會求尋盟冬公子友如齊蒞盟公時不陽穀

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

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弃德不

祥善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圓蕩公蔡姬齊

蓋魚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

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為明年齊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遂

伐楚次于陘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以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五

其位而盟是解未粹月為欲從十月筆蒞與蒞殺之蒞同奉起

君命往監視其盟也我來尋盟上疑脫凡稱蒞盟皆非敵者使字但各本皆同

而不歃血者非不全無可就正歃而其歃是待食之

類不入丁盟郝敬曰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夏不雨六月乃雨傳曰不日

旱不為災非也三時不雨猶不為災乎不王氏云十句共三

災何書履軒曰來十一字而有七層尋盟是亦來蒞盟也四之字一也字有

非徒求焉凡蒞盟彼趣可味林本作此各遣使不然不成未之絕也

盟以蒞者非盟者也遂兩事者謂既有息軒曰祥吉也上事又為下事有

元粹按校本作未絕本謀二事而為之也今從石經宋本又有本無謀而因

厚熙本

始生心也皆稱遂

趙坦曰轅公毅作袁林註陸蓋楚要地古通假 焦循曰費成十三年曹伯廬哲馬牛其風鄭注訓卒于師今許男不風為走逸釋名風放言于師者史有詳也氣放散也詩北山略無義例也出入風儀箋亦云風新臣即許叔也穆猶放也是風為放逸公卒僖公業立之名馬牛各有羈繫羈主之令上行於不越疆界惟放縱走下故雖與謀不言逸則可越界而行上及也今齊不在因云君處北海寡人處得言及轅陸作袁南海並不連疆接壤按末界末境也曹雖放馬牛使之走逸子建九愁賦踐南斷不相及言楚之馬畿之末境是也又牛雖逸不能入齊地按北海南海唯是齊之馬牛雖逸不能言一國相隔之遠入楚地言其遠也故耳凡言北海皆東下云不虞君之涉吾北海也林註穆陵地也何故至因牝牡在淮南無棟在遼相誘而逸此風之由西楚以涉地何故

川召陵縣南有 夏許男新臣卒赴以名 楚

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

親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桓川縣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陳大夫 秋及江人黃人伐

陳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為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為主與謀例在宣七年 八

小公至自伐楚無傳告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

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

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

之微事故以取喻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大保

召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

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 賜我先君履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

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 爾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

束也 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 昭

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六

耳呂氏春秋乃合 為問故舉征討所牛騰馬游牝于牧高 至應之也非言齊誘注皆將群游從牝之封境按此說似於牧之野風合之風是實非也淮南在合當亦謂放之使合楚東北界今方征杜以馬牛風逸為末 楚入其封內却言界微事未得得意二 得至其東北界則十八年中軍風於澤 失辭矣如欲其所亦是馬走逸於澤杜 至之遠則何不曰言因風而走亦未是 南至于蒼梧乎五元粹按風字諸家聚 侯九伯云者是專訟獨焦說可從但解 征天下不限地界二十八傳則非說 有專征天下之權詳于後 正義鄭玄 故封大國四至甚以為周之制每州以 廣非如楚初封小一侯為牧二伯佐之 國僻在荆山也風九州有九侯十八伯 放也牝牡相誘曰大公為東西大伯中 風蓋言各處南北分天下者當各統四 無馬牛亦相見而侯半一侯不可分故 誘去汝今何故而

言五侯其伯則各有輒入吾地也周禮九耳息軒曰是成甸師祭祀共蕭茅王命大公為東伯時註蕭或作蕭蕭讀之言大公為東伯與為縮束茅立之祭西伯相俱輔周室故前沃酒其上酒滲言夾輔司馬貞史下去若神飲之縮記索隱曰今淮南有滲也徵質問也江穆陵門是楚之境無准問生一茅三脊棣在遼西孤竹服虔者見管子封禪書以為受封境界所至然是靈草非常貢不然也蓋言其征伐物故云未審昭王所至之域朱彬曰南巡濟漢船人膠索隱說得之青州越船中流船解王沒海實齊東境西至於見呂覽帝王世紀河則與魯分界南北按徵福言齊免楚侈言之以為得以專不討與之同好則征也惠士奇曰韓楚之鬼神必祐齊非子外儲說曰是時君齊君蒙福也文楚之皆茅不貢於天十二年寡君願徵于三年矣伊藤鳳福于周公魯公宜

溺周人譁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師進次于涇楚不服罪竟故不受罪師退次于召陵請盟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孤寡不穀諸侯謙稱對曰君惠徵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

山曰或云包茅管子十二年君惠顧前輒重篇所謂一茅三好徵福于厲宜桓脊者今按鄭玄注禹武皆同一說方貢云菁茅茅之有毛城古水萬城萬或刺者給宗廟縮酒是作方唐勒奏土論毛刺者縮酒三脊者云我是楚也世伯靈草不可混包苞之南土自越至葉弘省文叢生也包茅猶境萬里故曰萬城苞杞苞相先儒拘禹是否釋文漢水水貢包為束束然包軌字衍林註完及諸與菁茅各別非束束侯盟於是相共退菁茅於軌中之謂也履軒曰郊特牲縮酒用茅鄭玄云涉之以茅縮去滓也注以灌解縮謬蘭園曰昭王南征云云是質之楚之辭非真不知其故而問之也顧曰齊侯以為楚罪而問之是矣陸彛曰言非我所知汝自往問水濱此亦慢侮之言耳杜云非楚境故不受罪非也按漢水實屬齊者諸所費用也

增註

校本

二上專

卷五

七

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微古堯反要也葉始涉反圍丁浪反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鄭大夫當有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共給之費故申侯曰善濤塗而歸其可也東夷郊昔徐夷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扉草屨○見賢齊侯

楚久矣注詳見丹屨絲也屨麻也
 銘錄 林雲銘曰言林註虎牢即制邑
 以君之惠使我得微屈完乘附注乘如
 社稷之福寡君見叔字誤軍道公羊說
 於君不以爲辱而棄
 之固所甚願舊注支離可笑存參 釋
 文漢以爲池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行
 字說詳經義述聞 履軒曰方城漢池
 誇天險也注失語氣 王念孫曰雖衆
 本作雖君之衆此對上文以此衆戰以
 此攻城而言故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
 唐石經脫君之二字則文義不明而各
 本治其誤 顧炎武曰劉熙釋名齊人
 謂韋履曰屨 履軒曰候字句札也斷
 辭 許穆卒于師是
 亦死王事也非朝會傳云龜筮本無長
 之比死王事不必臨 短卜人諫公故云
 難隕命 按孟子天卜筮不相襲卜不
 子一位公一位侯一 吉則筮筮不吉則
 位伯一位子男同一 卜是清龜筮也我

說與之虎牢還以鄭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
 忠也以濤塗爲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
 也男而以侯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
 禮加一等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爲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
 爲中等子男爲下等勤事於是而有以袞斂袞衣公服也謂加冬叔孫戴
 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
 罪故歸其大夫戴蓋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上
 之不及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
 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也攘除也瑜美

位凡五等許穆男爵龜既厭不我告猶
 而侯葬是加一等也言龜既不告吉凶
 注上中下等蓋杜撰 又筮之故終實不
 不可從有以交飲是吉而筮稱吉是筮
 以類推說也非許穆非不知而不以實
 之事亦由死者而等告也國之大事先
 之何必二等 息軒筮後卜筮有三法
 曰參考諸書古人實三法凶則止不卜
 以龜爲長蓋當時最二凶一吉則更卜
 貴龜及仲尼作十翼決之 物象象滋
 周易益咸而龜卜遂見十五年 公若
 廢後儒習於今日所專心愛之心將變
 見因疑龜長之爲權 政變政乃除公之
 辭未是 蘭園曰陸美善善等字皆從
 云攘猶攘羊之攘是羊故瑜爲美朱云
 也又云專愛之則能美謂公初所美申
 使公心變而攘奪其生二公子 董蒼
 所美也朱是按瑜壯等分相和雖積子
 羊也見爾雅及說文 年尚猶有真氣香
 攘公之瑜攘竊公所 氣盡真氣存尚猶

也言變乃除公之美○繇直一薰一蕕十年
 救反渝羊朱及下瑜同音 一薰一蕕十年
 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必不可弗
 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
 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
 祭之齊姜太子母言求太子祭于曲沃歸胙
 于公胙祭之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
 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公祭之地地墳與犬
 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犬
 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
 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
 款苦管反辯兵免反

增註

校本

正傳

卷五

畜之瑜也陸仍依杜重言之耳按漢書
 誤耳且錄詳但云專尚猶頗有存者
 之渝非必專愛之謂中大夫即二五等
 凡錄詳本自有所指按晉語姬乃實醜
 而占者據以斷其事於酒實重於肉召
 當在言辭之外陸直申生飲林註酒食
 以立驪姬事解之亦自外來不可不試
 誤元粹按何巷渝故令祭地一說祭
 字就驪姬之心言息察訛鑿穀梁作
 軒瑜字以喻公子俱是賊謂毒殺之事
 在言辭之外見自好按君已老矣今以
 蘭園曰家語在阨吾之故又為不飽
 孔子召顏回曰疇昔不安鬱鬱不樂則
 吾夢見先人堂或啓吾之不孝大矣故
 我哉子炊而進飯吾不忍為之辨也
 將進焉古人蓋有因此名謂弑君父之
 夢祭之事杜以馮求名毒酒傳作毒食
 食故祭之誤何巷晉侯信謠言以大
 曰酒在姬手六日姬子事生於諸侯廣
 之加毒明明無容疑聲其罪時史知其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
 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
 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
 樂音洛
 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
 于新城姬遂諧一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
 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鶻反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
 杞伯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
 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
 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杞伯姬來絕句來

傳書之以見姬之姦實故告而書之也
 詐至易辨而公不能伯姬以莊廿五年
 察總宿軼敗之說出嫁杞假令後年生
 何典記予不信息子則其年十四矣
 軒曰祭肉於地地未平附庸小國不應
 必墳可知其祭酒也便卿聘當是叔孫
 犬不飲酒可知其與結管已定咨公請
 肉也故省文不言酒使因以自娶是因
 肉太子奔新城則公娶而聘也
 至召申生可知矣左言會王世子則王
 氏之文簡而能盡如世子不序於列也
 此朱彬曰不樂謂臣而盟君是子可
 不樂為嗣也蓋太子盟父故臣不盟君
 自知讒譖已深禍亂逃歸在盟前公還
 將及必不能久於儲先告會盟故後書
 位不欲歸過於君父鄭伯林註
 故異詞以就死注義夷狄始滅中國
 轉迂曲馬宗璣曰不言滅其國而言
 閻百詩曰春秋之經執其君者所以罪
 為聖人筆削純用周其君也禮滅同姓

歸寧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娶於
 猶言其子朝牟卿非君命不
 越竟故奉公命聘
 於牟因自為逆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大子
 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鄭也不名
 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秋八月諸侯盟于
 首止問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
 天子尊崇王室鄭伯逃歸不盟逃其師而歸
 故殊貴世子
 三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在弋陽 九月戊
 申朔日有食之無傳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
 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放其民之例例
 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
 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
 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九

正傳則列承諸國之名虞書同姓之國
史而為之故其間有也易以豉反
雜以夏正而不能盡自秋分日行南陸
華者讀者猶可以意至冬至至極至即極
得之璉按申生死在也冬至十一月之
四年冬此傳用夏正中氣視朔視此朔
之證經書在五年春之政也每月有之
此經用周正之證此朔冬至故遂登
履軒曰伯姬是為朝望也釋文望字包
子而來非婦望常事疏言物謂氣色者
經直書不須別解又杜恐與望相亂故
注不成朝禮恐謬苟別云氣色既言禮
不成朝禮經不得題也更復發凡是重
朝字又曰視朔與申也按據此疏則
告朔稍別既告朔而雲物氣色災變六
後聽朔政聽政即視字今文必有寫誤
朔又曰啓謂啓也林註實新于土雜
閉謂閉也服虔曰而築之不堅實也
雲五雲也物風氣曰種晉拜手頭至地
月星辰也 刘炫曰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

至之日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日南極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

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

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

能常備此禮故善公之得禮觀古亂反

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也春秋分也至冬夏至

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為備故

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

告釋經必須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

與屈不慎實薪焉不謹慎○夷吾詐之公使

讓之謹讓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

慙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

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

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

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君其脩德而固

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固則為公子所誅為

用慎尋用退而賦曰狐裘老茸一國三公吾

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老茸亂貌公與二公

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及

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

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

書雲物亦是公親為林註憂患必來與

之但上文有公既視之仇對馮氏云此

朔故下文去公字耳響作應字解

息軒曰正月朔所懷和也和其德以

書亦雲物分至啓閉撫安其國人則宗

公亦登觀臺互見省子之固若城板為

文皆日官奉公命占林註三年之後君

而書之 郝敬曰傳將用師於蒲屈蓋

云晉來告非也告書此時驪姬欲殺二

不告無書為史臣例公子之謀已露孤

則可為經義則不可喪貴者之服此言

申生之死自繼也告貴者之多

則謂世子自繼繼而

曰殺仲尼闢實之義非所告也獻公無

傳五年

禮記

卷五

十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十

不誦以勢言之耳

顧炎武曰響應也如

詩言無言不響之響

校計校強弱勝負

也按猶犯而不校

之校袪袪口也斬

漢律曆志注鄭德云祛斬其袖之末也
相應為響息軒曰娶秋文作取曰七
念念在德則國家惟喻及本又作娶
安宗子既定其固若廿四年傳曰天王
城履軒曰宗子為出居于鄭辟母弟
國之藩屏猶城也之難也是以鄭帶
固宗子即是堅城無為惠后所生史記
復城如之蘭園曰襄王與王子帶異
尤茸裘弊毛雜亂貌母蓋謬
此句與下句一國三或云我邦呼諸侯
公雜亂不治之意耳曰大名蓋本于此
林云狐裘貴者之表以其有城故也或
也言貴者之多非云不然我邦古時
履軒曰一國三公謂稱里長曰名諸侯
申生重耳夷吾為三里長之六者故稱
公也士葛蓋不知驪之紙有餘自謾記
姬之謀但視蒲屈之秋文美城之絕句
疆意後將作亂與申按鄭伯若既與盟
生爭國也又自迷於則不得不朝於齊
所從而歎國事耳非不朝則將被討故

出奔翟祛袂也○黜乃且反夏公孫茲如牟
娶焉因聘而娶故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
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申王
陳轅宜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宜仲轅濤
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
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
城之美樓櫓之備美設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
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秋諸侯殺申侯傳
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
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

謂城築之事息軒欲逃盟也一說先
曰三公本宗與二公是鄭不朝於齊常
子也士葛謂世子必懼齊討之今有王
齊魯侯既薨奚齊將命甚得便宜故欲
興師伐蒲屈而今美逃歸後說似勝但
城之嚴然如君故謂鄭誓不朝於齊經
之三公言他日三公傳不見
子必爭吾將誰適從

存參蘭園曰校與犯而不校之校同
校計之義也二十三年傳有人而校杜
云校報也不允當又曰牟附庸小國
魯不應使卿聘也傳明云娶焉則往逆
女也非聘杜拘卿非
君命不越境之禮以馮氏云所恃者姻
為因聘而娶亡替矣所恃之姻又僅恃
中井云卿非君命不齊之睦而于己一
越境者無外交之義無所恃也
也如婚姻當別論按為二當作謂二
又曰邑號虎牢其名以声近訛但諸本
勇壯疆大故曰大名皆同一夫不可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十一

晉楚不服於齊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
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
以輕輕則失親孔叔鄭大夫親黨失親患必
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
師而歸浪反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
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姻外親也道國
在汝南安陽縣南柏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
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
可啓寇不可翫也翫習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謂

也猶魏大名也之云。復况冠乎。林云城其城美必得類之與輔。口旁肌大名不然存參。今之名才車領車牙按虎牢齊桓所賜天下骨之名輔為外下無不知其名大鋪表車是內骨脣亡故曰大名蓋誇大霸齒寒又見哀八年者之賜也。息軒曰。呂覽車依輔輔亦莊十七年齊人執鄭依車是虞魏之執儋傳云鄭不朝也至也。此二十二年而猶未以勳受封亦必有朝故懼。又曰。魏玩。盟猶泰山若厲黃通玩弄也。林雲銘。河如帶是也。其辭曰。未假道之先猶是當藏于司盟之府。晉也。一假道而貪害愛之謂愛虞也。虞之心已啟則冠矣。若豈能親於桓莊乎。再假道是與冠狎習其愛此虞也。未有不愛其害者。元林註愛為愛祖宗粹按。魏字從注亦自屬下句。謬甚。雖至通作弄見更好。注親之人恃寵逼之謂字校本作為今據猶且害之况諸侯

年假晉道。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魏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為昭。○昭上饒反。後昭穆放。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弟也。仲叔皆號君字。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相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

齊召南訂正。林雲。恃功逼之晉豈不銘曰。魏存則為輔車。息而害之乎。相依。魏滅則為唇亡。周書。蔡仲之命。上齒寒。分應虞之表。虞又曰。君陳下。又曰。必亡二句。王念孫。旅葵。設有二人俱曰。唇亡齒寒。取諸身以物祭。其祭相似。以為喻也。輔車相依。而有德神享之。無則取諸車以為喻也。德不享。此物不是。廣韻。輔兩旁夾車。物也。積文。繫是也。水也。履軒曰。車所以載物。輔所以夾持車上之載。夫頰頰為輔者。以夾持口食。似輔故借而名焉。耳牙車亦然。傳遜曰。頰輔牙車借名之耳。非真名也。宮之奇意在取喻。不應復以物之借名為言。且與脣齒亦重。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子爾輔。則車輔相依固。詩人所咏。與脣齒之見傳記。唯月齒二物並以取譬。不令與此而已。秦本更明乎。岡龍洲曰。紀惠王十二年。初

偏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偏。彼力反。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者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醫。鳥兮反。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馮。去也。○皮冰反。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七

昭穆之序，太祖東面，臘始皇三十一年，在上，二世在大祖左，改曰嘉平，風俗通。三世在右，四世又在夏曰嘉平，殷曰清。左，五世六世皆如之，祀周曰大蜡，漢曰。其次左右相對左為臘，臘獵也，田獵取。昭右為穆，昭南向穆，獸祭先祖也，周臘。北向，履軒曰虞仲，蜡各為一祭，漢不。是仲雍之孫，即亦大蜡而臘。王之昭矣，注以為大晨雞鳴也，蒼龍南。伯之象，似與仲雍一首北尾，朱鳥西首。人似未是存參，伺東尾伏星不見也。巷曰：大王雖欲立季，族晉軍，族往取號。歷以及昌，此時意中，也，中正中於南方。事明知嫡長之當立，也，成軍，軍事成功。不敢有廢立，伯仲察也，秋文均同也，字。其幾不從立嫡之命，書作初音同，林註。而去，杜旨蓋如此，極。族叶勤音荒，族號。為穩妥，先儒解不從之族，此毀齒也。為不從，商之志，遂男八歲，女七歲，而。來紛紛之論，似不必，毀懼思見文三年。

矣，不更，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魏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齒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不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

日知錄之說有理，備此夜半合朔在龍一解。顧炎武曰：不尾月行疾至平且從者，謂大伯不在大已過在天策星言王之側爾。史記述此中者，序以南方為文曰：大伯與仲大王，正馮，謂有精神憑之子也。大伯亡去，是依之也。見昭八年以不嗣，以亡去為不林註，蓋以其君大從其義甚明，杜氏誤夫，勝之以屈辱之，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史記晉虜虞君及後儒遂傳合魯頌之，其大夫百里奚，以文謂大王有剪商之為，秦穆夫人勝于志，大伯不從此與秦秦百里奚亡走宛，檜之言莫須有者，何楚鄙人執之，穆公以異哉。履軒曰：注以五穀皮贖之，授以王季為大伯母弟之國政，無據，不可從，按史記。

子且，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且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易，以或反。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是為異母明矣。又曰：盟府之府，庫也。伺菴曰：其愛之也，猶言豈愛之乎？承上文言其必不愛也。僖二十五年傳：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侍之也。言於義決不可停也。語氣全同。世儒或解為若果愛桓莊，以起下文桓莊之族何罪，句失之。王引之曰：據依也。邶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據，依晉語曰：民各有心，無所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官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

矣。林雲銘曰：民不易物，二句言祭者同此儀，神性享有德之儀也。元粹按：息軒云：物，禮之物也。謂禮法制度，言民之於君，有德則服，無德不服，不在易其物也。故下文云：如是則非德民不和，是徒知解非德民不和一句耳。不知上文二引周書，皆以人祭神言，則此周書亦以祭神言也。故下文總括之云：非德則民不和，神不享矣。其帶說民不和三字者，林雲銘云：民為神之主，從民和處徵德，方有著落。故帶說此句，說得自明。試若息軒說而讀之，置神不享三字何地？且下文神所馮依云云，所觸皆阻，可謂謬矣。林雲銘曰：臘，歲終合祭諸神之名，言虞不能待歲終，即在吾族既行而遂滅也。臘字根上享祀來，意謂虞公自恃神祐，但恐今年雖欲祭而不能耳，說得可憐。惠棟曰：朱子曰：秦時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按御覽引舊注云：臘，祭名也。日月會于龍尾，百物備合，因于是祭群神也。正義云：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應劭風俗通曰：按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此云虞不臘者，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耳。又按蔡邕月令章句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棟按：如應祭之說，則三代本有清祀，嘉平蜡臘之祭，歷代因革，故秦惠十二年改蜡為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是臘與嘉平皆三代祭名。朱子以秦始有臘祭考之不審耳。馬宗璉曰：應劭風俗通曰：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蔡邕月令章句曰：周曰蜡，秦曰臘。是秦漢改蜡曰臘之證。呂覽作於秦時，其孟冬月令云：禱祖五祀，戴記月令始云：臘先祖五祀，戴記經漢儒交易，故以秦漢問語入之。左傳自邱明授會申至荀卿授張蒼荀卿張蒼秦漢間人也，故言虞不臘矣。左傳非盡出邱明手，是其證。朱子言秦時始有臘祭，證諸秦漢諸書而益信其有據。惠君疑之，禮運與於蜡賓世說注引五經要義云：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此惠君說所本也。元粹按：左傳非左邱明所作，而左氏非春秋人，此等處歷歷可證。惠棟諸家何苦牽彊回護以左氏為左邱明，而喋喋為費無用之辯，可笑。馬說可從，而猶以左氏為邱明，則未免陋習也。履軒曰：伏辰猶言伏其次也。日月星之舍次，皆謂之辰，不必日與月之會，此只謂星之舍次，而伏者因日光非干月，臧琳曰：文選具都賦，六軍初服刈蒲林注，左氏傳曰：初服振振，初也。問居賦，服振振以齊元，李善注，左氏傳曰：初服振振，服虔曰：初服黑服也。說文曰：初，元服也。音均。又漢五行志，左氏傳：初服振振，師古曰：初服黑服，振振，初服之貌也。然則左傳本作初服，其義為黑服均同也。蓋賈景伯義而杜

氏之用服注，當云均讀為初，初服黑服也。玉篇初，戎服也。廣韻初，戎衣也。左傳曰：均服振振，字書從衣，左傳初，文亦云均，字書作初，國策趙策，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窮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此戎事黑服之證。國語曰：表文甕牖，開評云：古者三軍衣服，上下皆如一為之，主者不可以自表暴，以防敵人之窺伺而已。蒼梧先生雜志云：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與殷輪囷鼓等也。相亂戰陳之間，不遠見傷殘，以沮士氣。故左氏有均服振振之語，此說良是也。國家自南渡前，天下軍州戎服皆用緋，予嘗親見之，自紹興末年，忽資為皂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漢五行志引此傳，作初服，師古注云：初服黑服，陸顧皆從之。具都賦，六軍初服，注亦云：黑服，愚者案周禮司服，凡兵事，章弁服，鄭氏注云：章弁以韎韁為之，又以為衣裳，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孔疏云：纁赤之衣，是古兵服赤色，遺象是均服赤色，周禮可據，而鄭氏說尤為明哲。元粹案：此說尤新奇，可備一說。履軒曰：賁，鳥飛貌，焯，焯，明貌。焦循曰：晉語載此童謠，章昭注云：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說，焯，焯，近日月之貌也。杜本此此時日月會於尾，尾星伏不見，則尾上之星亦伏不見，故天策星以近日之故，不見星而但見日光之明，說文：焯，明也。九歌東君篇：暉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暉暉而盛也。焯，焯，即暉，謂日光出於天策星之間而盛，非謂天策星近日而微，焯，焯，屬日，不屬星，杜以為無光耀，非是。星無光耀而日出，則焯，焯，天策焯，焯，言天策所在之處，日光焯，焯也。履軒曰：成軍，謂勒兵整旅，是方戰之事，非成功。又曰：注童訛之子以下，教句當削，其言益於世教，迂怪甚。又曰：交際也，謂九月之末，十月之首，是略推干支，以丙子當在九月十月之際而言，未遑察谷朔大小盡也，非的知丙子為十月朔而故為是悠悠之語。注晦朔交會謬。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秋楚人圍

許楚子不親圍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

齊召南曰：傳明曰：楚子圍許以救鄭，下又明曰：蔡穆侯將許穆公以見楚子於武城，不得云：楚子不親圍也。息軒曰：諸侯救許，楚子乃還，恥其無功而避敵，故以圍者告，經從告，而傳舉實以叙之。

增注

校本

左傳

卷五

十三

耳 又曰公出有兩事以其所重告廟

此救許不與楚戰伐鄭是主救許是客

故以伐鄭致二十八年圍許重於會于

溫故以圍許致經意各有所當

顧炎武曰史記述莫芮之言曰重耳已

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

及左氏文簡得此數

語更明杜解非 侗接近秦如字紉文

菴曰傳只著新密之附近之近非也

為新城非謂齊桓聲補正史記莫芮曰

鄭不時與土功之罪重耳已在矣今往

鄭畏諸侯之伐不時晉必移兵伐翟翟

管禁以自固勿遽尋畏晉禍且及矣

怯之情可想傳意止先王之制諸侯無

此杜解失之太深 故不造城造城攻

顧炎武曰實密而經其所造司馬法曰

云新城故傳紉之以產城攻其所產是

為鄭懼齊而新築城也產喻生而漸大

因謂之新城也解云諸侯救許則鄭之

鄭以非時云云夫罪圍自解故還也

冬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

而行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挾力將奔狄卻芮

曰後出同走罪也嬖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

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為秦所

盟故也首止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

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

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

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宛於元反許男面縛銜璧大夫

衰經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壁為贄

衰經○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

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紉庶武王親釋

其縛受其璧而赦之○赦除凶之禮焚其櫬禮

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鄭

得王命而來朝也鄭殺其大夫申侯鄭卿

之別封故曰小邾鄭殺其大夫申侯鄭卿

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秋七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孰大於逃盟者而更秋文為贄作為贄

責其非時與土功不云如字一音置本

亦細乎且上文固曰又作贄音至

以其逃首止之盟則面縛說見昭四年

不煩添此一節矣秋文祓一音廢說

履軒曰縛手於前謂文云除凶之祭也

之背接或謂之反接喪使巫以桃茹先

反接見于陳平傳祓殯此亦當以桃

面縛只裝囚容而已茹祓之趙氏云微

非真繫故自縛者皆子事可疑按昭四

面縛蘭園曰中井年亦引此許男事

說似無據然面縛本林註自鄭來為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二五

哀十一年傳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即此義杜注恐非是 按中井亦云銜璧以璧為含也與輿櫬同義非以為贊也而增島云下文云武

昭公卒子共公襄王親釋其縛受其璧 謂之受則為贊之說立

是而伊藤乃云受其心不能強盛則當璧者以手受取璧而須屈服於人何得除之耳非為贊也增難於屈弱之病而

息軒曰言知齊伐鄭公初欲下齊不知之所由來也齊之伐何事而來得說於鄭本為逃盟與楚非齊後更云吾知其由申侯然申侯楚人說齊所由來矣按

鄭伯又信轅濤塗之來猶出也謀之所譖因欲以已與楚為由也林註來謂申侯之謀殺之以說禍之所由來也待齊故云知其所由來我可得我處分也顧炎武曰申侯蓋欲歸逃盟之罪於楚女嫁于申所生申侯而說之也或

云來謂齊之來攻也申出謂申女嫁于楚所生申冒母族也名侯文王外

蘭園曰康熙字典引此文云多刻求也伊藤鳳山曰多猶賢也見呂氏春秋高注俱存參

馮李驛曰弗可改猶諺云毛病在身改不來所以終致濤塗之譖云毛病在身改

可改便只收拾中段語不可改必然如文王語於起句少照此按馮說是也謂應矣元粹案林註可專利之性難改也從馮說鑿校本從之

陸彙曰趙子常諸侯貢方物詳周曰此謂受所當貢禮大行人主之物耳其後晉悼

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曹伯班卒無傳五年同公子友如齊齊聘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無傳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十五

邢丘之會蓋放此為之今案齊語稱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使輕其幣而重其禮云云亦此意也履軒曰官猶職也謂隨其位次職掌受方物品數非指有司按哀七年茅夷鴻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十三年子服景伯曰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只八百乘由是觀之此方物是貢霸主也非天子傳遜曰此因管仲以德禮為言而桓脩禮于諸侯豈有已受四方諸侯之貢而遂亡天子乎若爾何以為脩禮命亦不行矣蓋班所當貢天子之物于諸侯而諸侯自各以其意自致幣于齊所謂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者也趙又引晉悼邢丘之會為比自當不同馬宗璉曰官受方物如楚貢包茅之類元粹訓辭所以責其逃案傳馬一說亦自有歸之罪理姑備一說鳳山無暇於救覆亡也曰訓字句絕與上句已見隱十一年

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洩息列反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去起呂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奸音干○音恭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豐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豐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

為對或訓辭連讀非定辨謂有討罪之辭列姦謂用其姦謀也與下文鄭有辭相也應存參惠棟曰戰

國策曰楚清道以臨韓魏高誘曰臨猶伐也定二年傳以師臨他國記之則賂君我同履軒曰鄭有盟齊史諱之則損錄謂理直不屈正盛德義桓公列之於會直

是列其身耳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故杜云列姦用子華也息軒曰桓公用子華之謀使之列於會是為會而列姦今從管仲之謀不用其謀則子華不成為姦故經仍書鄭世子華注本不問問廁之間誤但其言簡是以正義不能通耳下記姦之位放此惠棟乃云此注當云用子華為內臣記姦之位謂君位皆失之蘭園曰上文云無

增註

校本

之總將領也子華奸鄭有辭矣何懼○以義為辭且

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

記姦之位○位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

盛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

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

上專

卷五

二十七

國不記又云記姦之位皆言諸侯記之作按弟下脫俱字也而不記安得為齊獨下當有帶字記之顧云不記言不統例以為中士稱可記是也 案息軒名下七稱人此王云不令諸侯記之非人是天子之下士盛德之事也亦通也王世子以下皆息軒曰鄭伯請盟以同會而不同盟齊侯脩禮於諸侯耳諸言乞者皆乞得子率由是得罪於鄭辭辭自是常不為傳終言之是時鄭人夫人禘祭因禘而未知其謀也注非 致夫人嫌其異於字鼎曰大叔帶王子禮故史官書之弟故稱大叔 履軒之喪而不言姜見曰禘于大廟是吉禘絕於國之辭今日也元當喪關即禘哀夫人而不言氏見姜有罪魯人疑之故絕於宗廟之辭緩至此耳經書用致惠王崩于襄王鄭夫人可知此禘為致立

襄王惠王太子鄭也 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 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 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為八年盟泚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泚 王人與諸侯盟難故泚 鄭伯乞盟 新服未與會故不夏狄伐曹地 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大祭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覺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二禘今果行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實以前年閏月崩以 傳八年春盟于泚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

夫人而設也則非吉馮氏云此是前年禘而何注三年大祭事而不用初字者是無稽之說禮緯爾以求有復期月三雅注有五年一禘之字故也

說杜乃別創三年一

禘之說謬之又謬者 萬斯大曰致哀

姜主於大廟也曷為不于喪畢致疑其禮也疑其禮則不當致不當致而致故但稱夫人而不曰哀姜若似乎致他夫人而非哀姜然疑其禮故著其疑也先儒有謂禘非合祭但追始祖所自出而配以始祖然則禘不可以致主矣禘不可以致主此何以致夫人乎故當從合祭之言為是 字鼎

曰期年一周年期月 寢者夫人之大寢一周年敗狄在此前也對君路寢林小月言驗速於言案中 也殯過廟者將葬并增島從之 顧炎之時從殯官出告武曰邵氏曰殯於廟廟乃葬也 謂殯殯而朝祖也凡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七

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王人會非還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 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 梁由靡曰狄無恥南有采桑津 射食亦反 從之必大克 不取走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 怨深而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 晉基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明年之 言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大得致也

極行而止皆謂之殯 惠棟曰服虔曰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服知周法不殯于廟故以為殯宮 息軒曰凡鬼神所在曰廟見于士喪禮此廟亦謂殯于寢不言寢而云廟者遷上處于寢之文耳服說也是也邵說謬 履軒曰哀姜書薨矣然薨于夷齊人以歸是文之大變難以為殯廟赴祔之證且哀姜罪人也桓公卒子襄公葬其禮有闕必矣注不父立

可從 周公者三公故不字鼎曰葵丘宋地與字天子大夫稱字在莊八年者不同高如家父南季是也士奇詳論之 葵丘宋地與莊八年奇齡曰甲子公作年葵丘在齊者異甲戌倂公穀作詭總此許嫁於國君也不可考此非長曆所禮男子冠不為殯能推者 趙坦曰杜註云宰孔先歸云書在盟後從赴然云者欲見縱無伯傳云秋齊侯盟諸侯姬之卒亦當重言

叔帶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諳曰日夷長且仁之難

君其立之 茲父襄公也日夷公命子魚子魚

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

順立無不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四同盟

音悅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葵丘 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

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 秋七月乙酉伯姬

卒 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殯也婦人許嫁

而笄猶丈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夏會葵夫之冠

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 甲子晉侯倂諸卒 同

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 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日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獻公未葬奚齊未成

受命繼位無罪 伯翳在喪亦稱 故里克稱名 子見竹書紀年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

曰子凡在喪主曰小童公侯曰子 在喪味葬

童蒙幼未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

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子一人

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

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 經無其

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 夏會于葵丘

之稱去聲釗古堯及又音昭 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于蔡邱云云宰孔先諸侯

歸遇晉侯云云晉侯此告不以月故甲

乃還九月晉獻公卒子在戊辰後也若

據此則獻公之卒實告以日魯史當推

在盟後公羊作甲戌其日之先後甲子

為戊辰後六日似得在前也 獻公卒

其實左穀作甲子謚子奚齊立是年里

一字僂詭音義同 克弒卓子惠公夷

息軒曰踰年稱君史吾立 子者對父

策正名之法其自稱之名故云繼父之

則仍稱子終喪故傳緯春秋無伯子男

以在喪括之杜欲成在喪之事不知其

其所稱既葬除喪之當何所稱也蓋未

說故云未葬也然古葬則以名告伯子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十七

未葬稱名此解未有非策書之例但以
 明據姑從之 惠棟事相類并為一凡
 曰服虔曰胙膳肉周而已 異姓唯二
 禮以服膳之禮親兄代之後賜胙故廿
 弟之國不以賜異姓 四年傳曰宋於周
 敬齊侯比之賓客 為客天子有事膳
 履軒曰是所以禮霸焉西仲云賜胙時
 者不必比二王後 陸即有無下拜之命
 祭曰七十曰老此服因未傳畢而齊侯
 虔王肅輩說也詩毛遠欲下拜故以此
 傳及說文祇名爾雅言止之非臨時又
 注皆云八十曰老今再傳一命法當下
 計齊侯之年亦未應拜賜之勿下是賜
 及此蓋方加優禮因一級顏額也余身
 過稱之 履軒曰蓋謙之身也或稱國
 老謂大老不必限年語以余敢以下十
 數 案秋言耄老也字為句者今姑从
 履軒是也 蘭園曰林註房玄齡曰若
 梁云天威即言天子貪天子寵命則得
 之威也注作天監與天譴身必顛墜是

之此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
 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
 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
 下拜七十曰老一他結反罔力報反對曰天威不
 遠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小白余敢
 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墮于下
 墮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于下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
 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秋齊侯盟諸
 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義取脩好故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傳顯其盟辭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

下文未融非是又違遺天子羞辱也王
 去也如忠恕違道之荆石曰下拜對堂
 遺 何菴曰世儒類上而言按陸無音
 以違字貼不字解為當如字耳疏引觀
 天威不遠顏僅在尺禮曰降階再拜此
 尺之近顏失語氣此下拜也升成拜此
 言天威之切近未始登受也似為去聲
 有違顏咫尺之間也或云言婦及言舊
 鳳山曰古者呼人事棄怨舉好也按
 曰某汝如禹汝益汝東略略為總攝巡
 垂汝伯汝是也然則行之名林云經略
 自稱亦當曰某余也假令西諸侯有
 如字自通不必秋身亂齊侯豈存問之
 也漆雕開對孔子曰季務專務也勤勤
 吾則對所尊稱余未勞也 使鄭伯逃
 為非礼注恐鑿 王盟者宰孔也使晉
 荆石曰下即對堂上侯不會祭丘者亦
 而言言我僭越拜於宰孔也此人常敗
 堂上則神魂不安必齊桓之事年既幼
 墮墜於堂下矣 履繩縣貌諸子之孤

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務德
 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南伐楚在四
 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
 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微戒獻
 將有亂公言晉晉侯乃還不復會齊九月晉獻公卒里克
 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不鄭
 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困普悲反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
 又亡角反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稽首
 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二十

軒曰隕越有僭妄取天女注云藐小兒神罰之意不止神魂毛見引此傳亦云不安息軒曰言若藐小也弱也亦通貪天子之命不下拜欲使前言可反復必為天所責隕隊而行之得愛惜身於堂下是因天子之命不死乎一說復命以致隕隊之罰天踐也是也言可復子必羞之故云遺天也論語辱在謂子羞遺貽也 侗菴煩辱之事在大夫曰世儒據詩言告師之身氏言告言歸等句解言為助辭然施於詩

則可用於文則不可言只是言語語感歸于和好也言發於心無背戾不和之言自見其心胥好 又曰杜注在存也云云按晉後有奚齊卓子之亂故杜豫擬議下之解然終是迂僻味上文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語蓋言其好大黷武勢必生亂只是齊亂在不必解為存杜蓋云齊必不能存問晉亂恐迂在亂猶言歸於亂東略二句言齊威力寢衰決不能討晉也靖人亂有權在我為人所靖亂者權在人齊五公子之亂靖亂之權在他國宋之襄公之庸庸一戰敗齊師立孝公一時遂稱霸此可以觀事勢矣孔意欲使晉侯昂然自重坐鎮撫齊亂而不肯往會也 元粹案朱彬曰晉亂未形不當豫戒猷公且上言齊侯將以亂終也務靖亂言務治勿使生亂也受上亂字言注謬此古賀說之所原而古賀說也字與曰其在亂乎屬上言齊侯將以亂終也務靖亂言務治勿使生亂也受上亂字言注謬此古賀說之所原而古賀說尤圓活有味中井乃云宰孔言齊桓必不西矣若其西來必須西方有亂也晉能治國勿使亂作斯可也何必勤於遠行焉

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往死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二公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

是與下文齊伐晉及高梁相應可備一說 侗菴曰注言其幼賤與諸子懸藐恐不安陸粲曰太玄藐德靈微失范望注藐小貌毛見韻引此傳文亦云藐小也弱也杜以為藐遠之意非是此說得之但似以諸孤為諸子指奚齊卓子則不然諸語辭如傳所謂臯陶庭堅不祀忍諸之語此時正託奚齊不必兼及卓子言以藐然孤子奚齊辱在大夫也廣絕交論藐爾諸孤朝不謀父藐字之解極是諸字謬說與陸粲同 元粹案傳邊從陸訓藐諸為藐焉中井亦從陸云藐諸猶言眇然古人用諸字或全與之同或至與乎同蓋音相近故耳增島亦從陸諸為語辭此皆與古賀同可從安井藐字從陸諸字從杜云荀息傳奚齊而并託卓子故云諸孤傳不言卓子者文省耳不可從顧亭林訓藐為小與陸同惠定宇本呂忱字林訓藐為小兒笑貌王引之辯其謬是也馬宗建本爾疋釋詩毛傳藐為美大之稱言以是美大諸孤託在大夫可不善為保護乎其謬與惠同伊椽引詩毛傳鄭箋訓藐為美轉為美愛之義尤鑿王引之藐字解從顧解諸字為者云諸與者古字通藐者孤猶言羸者陽耳羸者陽見周語韋注羸弱也亦迂僻不可從 履軒曰辱在大夫即謂傳奚齊也言既屬奚齊于子我死子能奉為君否 林雲銘曰若之何問何以立之之法存參 息軒曰靈福也 林雲銘曰往指猷公居指奚齊耦俱無猜言起死人與生人相對兩無愧悔故曰貞國語云葬死者養生者死人不悔生人不愧也是也 履軒曰貞訓正固乃純一不變之謂也不可偏訓正存參 鳳山曰王引之曰貳當為貳貳者忒之借字大雅瞻卬傳曰忒變也案周語曰成事不一不變之謂也玉篇貳代也又見十五年傳杜注然則貳字固有變更之義不必為誤字王氏失考 顧炎武曰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 息軒曰將焉辟之言無所辟死也 林雲銘曰即惜死亦無處藏得此身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荀叔荀息也復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冬十月

增註 一本校本

元傳 卷五

不可信據者且獻公以九月卒則十一月以前恐未可葬 蘭園曰李德裕窮愁志云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司馬溫公亦陸繁引李贊皇司云獻公廢長立少荀馬溫公之言云左息不能明白理義格氏稱白圭者賤息其非心而遽以死許也非褒杜失其指之是其言玷於前而矣按杜解後年經不可救於後陸引之云稱名者雖欲復云左氏之志所以貶言本無遠謀從君息而非褒也元凱之於魯也是杜固不言失其指矣秦禹引褒之此云重言者十年經注證杜固不論其守死繼之言復荀息信然秦禹校耳 詩抑篇本略舉正義及陸傳令不力政反本又等說問則已見其說作命多剪陋不可取若此外傳重賂配德人語真砂中見金 履實有之我以徽幸軒曰令不及魯一句不亦可乎

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圭○玷丁簞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在平陽縣西南令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却芮卻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己之有

是解紉之語非發例何有不難之辭注非 朱彬曰十五問公子於晉國之年傳賂秦以河外列臣倚恃誰為內主城五即卻芮所謂重也無黨故前日易賂也因韓之戰有追出無讎故此時易叙背賂之事故此處入定定其國也略而不言 鳳山曰按此定作活字讀能善也能民者言與林註亦同或云玩民相好也荀子勸學杜註則似作死字篇假舟楫者非能水蓋謂身之安定也也揚注能善也漢書唯身有則者乃能百官公卿表景遠能定國不識古不知通源注能善也是也今順天之法而行蘭園曰上於何有之猶言雖有土將何為詩曰皇矣篇又曰杜注即此意本當言抑篇何有於土如晉語云思克覆上而好惡何有於妻是也蓋倒不覆上者舉思克字成句下二十八年足以包好惡也思傳報於何有襄二十克志在陵入故秦

何愛而不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以賂秦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明齊大夫惠公夷吾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夷吾弱不好弄弄戲能鬪不過有節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闡行自然合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過差也天之法皆思克也能不然而則可無好無惡不思不克為人法則○無息淺反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三十一

三年君於何有哀二伯慮其還來害已十六年國於何有魯但陵人者人亦陵語鼈於何有皆同句之竟不能勝人故法履軒曰亡人無曰是吾利也

黨二句泛論亡人者不當有黨者也以破誰恃之問惠棟曰能闢不過此即外傳所謂怒不及色也韋昭曰無色過元粹案息軒云開力戲也今謂之角抵言夷吾多力剪陋可笑若如此說與上文不好弄矛盾不過二字亦不通惠士奇曰唯則定國呂覽慎本篇引以為詩詞蓋逸詩也

林注不識知則無好惡不僭賊則不忌克履軒曰其言者指無黨之語然其實從君於昏襄十九非夷吾之言

履軒曰既踰年故稱注北戎或作北伐君以弒是決今春之誤

事矣傳以為前年之弒君例在宣四年事蓋謬說已見前

趙坦曰春秋列國惟晉用夏正傳五年經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在四年十二月戊申九年經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在九月十年經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在九年十一月十一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在九月壬戌又傳五年傳晉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箕鶉火中必是時也下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襄三十年傳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註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定四年傳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翟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正疆以我索此晉之所以用夏正歟

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難哉言能自公

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宋襄公即位以公

子曰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

魚氏世為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狄滅溫溫子奔

衛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

夫荀息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

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無傳

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子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

未為無道而里克親為三怨之主累弒二君故稱名以罪之秋七月冬大

雨雪無傳平地尺為大

傳十年春狄滅溫溫子無信也燕子叛王即

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燕子

奔衛燕子周司寇燕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夏四

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

周卿士王子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

黨周大夫里克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

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

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

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

元粹案能字與九年看

傳入而能民之能同燕國名溫所都之善也

魏禧曰以說即下謂後又不與狄人相之云云杜云自解說能馮氏云不相能

不莫非是趙汭曰猶言不相得也古穀梁傳曰里克所為能耐通按何楷解

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易克家曰克能也曰是又將殺我乎故猶睦也司寇燕公

殺之今案夷吾殺里見尚書立政及成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二十二

克左氏錄其迹毅梁十一年傳
 得其情 跡言君今按及此及為此晉
 欲加之罪其畏無君也與孤始願不
 辭以罪臣乎言必方及此同
 便有辭耳 伺菴曰按方便為之豈無
 此言不廢奚卓惠公 辭乎伏劔謂仰劔
 必不能有國是臣有刃身伏其上而取
 大功於君今欲罪我死也
 我不患無辭但棄功曲沃晉之舊國故
 錄罪酷虐無道如此曰下國
 雖詭冤枉必不聽用或云忽如夢而相
 則惟有一死耳其義見妙解遂不見妙
 本明白注意或如此筆前後都不說遇
 疏失之 息軒曰及 鬼末只著遂不見
 連累也 又曰是夢三字滿紙鬼氣矣
 耳而傳記之如實遇 按夷吾無禮固非
 大子乃文之至幻者一事獨其於賈
 也十五年傳秦穆公 君穆姬亦得焉是
 曰亦晉之妖夢是踐 無禮之大者故賈
 是也 正義賈逵云 說得之疏云鬼神

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
 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
 罪不患無辭 臣聞命矣伏劔而死於是不鄭聘于
 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不鄭里克黨以在秦 晉
 侯改葬共大子共大子申生也 秋狐突適
 下國下國曲沃新城 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
 本為申生御故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
 復使登車為僕 於帝矣請罰 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
 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
 乎歆饗也 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

然於獻公夫人賈君之意難知故杜不
 故曰無禮馬融云中 為註可謂能知杜
 生不自明而死夷吾 矣將有巫者而與
 改葬之章父之過故 之俱見我焉或云
 曰無禮 息軒曰此 而汝也告之申生
 以改葬共大子起文 馮巫告之也
 馬說是也賈君惠棟
 引唐尚書說為申生 妃說見十五年
 服虔曰帝元帝請罰 有罪 阮元曰山
 井鼎考文引足利本 君其圖之句下有
 之祀為無主祭也 七字盧文昭校本為
 疑謂 息軒曰申生 馮巫者則巫者即
 是申生故云而見我 焉他日不親遇因
 巫而見則此其為 夢益明 元粹案而
 如字自通不必解 為汝 息軒曰有罪
 即上文無禮 郝敬曰晉世子見神于
 狐突此左氏因 晉惠公將有韓之敗附
 會之 履軒曰實 為不從謂不服從於
 秦 正義鄭玄注 曲禮云間猶遺也
 又云服虔云上 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

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
 見我焉新城曲沃也 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
 象亦沒見賢 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
 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
 夷吾思克多怨 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
 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 不鄭
 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弼冀芮實為
 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
 尺證反秦賂問聘問之幣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蔑無
 又如字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冷至秦大夫
 邵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不鄭祁舉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二十三

者襄二十三年下軍
與帥七人往前申生服度曰上軍之與
將上軍今七輿大夫帥七人屬申生者
為申生報怨變盈將襄廿三年下軍與
下軍故七輿大夫與帥七人

樂氏炫謂服言是

齊召南曰韋昭注晉按大主外主之大
語曰七輿申生下軍者大恩人也

之衆大夫也說同服林註若失衆心安
義但申生初將下軍能殺里丕之黨約
自東山之役乃將上既避禍在外誰能
軍孔疏於杜注無不逐出其君

曲護惟此條以劉炫

從服義為是 元粹案阮元引陳樹華

訂服說上軍為下軍謬反謬

阮元曰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然則

今諸本有父者衍文

也 趙坦曰十年傳齊侯之志荒矣

云遂殺平鄭祁舉及送迎二句見廿二

七輿大夫傳無父字年

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左行共華右

行賈華叔堅驪歛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

黨也七子七輿大夫○行戶剛反音丕豹

奔秦丕豹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

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公曰失

衆焉能殺謂殺里違禍誰能出君謂豹避禍

晉殺丕

鄭傳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以私怨謀亂國

書名罪之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闕音域門限也 秋八

月大雩無傳過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釋經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

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受玉情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愔

於受瑞先自奔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

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

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終張本○夏揚拒

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

泉臯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王子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三十五

則經無父字可知故馮云丕鄭直以亂

公羊疏云左氏經無誅之與前殺里克

父字今水左氏經有以說不同

父字或後人從公穀周語晉侯執玉帛

經增公穀有父字亦拜不稽首接受與

衍文 息軒曰周之執二傳之異宋云

八月今之六月水稼自棄自棄其身也

正殷不得雨則枯蓋繼繼先也國之有

以旱而雪焉爾傳不禮猶木之待幹而

言早者既歿於前也立禮之主敬猶人

沈彤曰命謂策命之待車而行也

周禮內史職凡命諸

侯及孤卿大夫則策

命之典命云侯伯七 楊拒臯臯四邑名

命玉謂命圭古禮諸見于釋例

侯薨還圭策命新君

仍賜之 息軒曰觀禮云諸侯奉筐服

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

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是王賜諸

侯命公與大史命之故王使二人也不

遺大史者時或有事以內史代之也
鳳山曰昏字有死乱二義昭十九年傳
札瘥大昏之昏猶死也廣雅殯死也是
也楚語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之昏猶乱
也韋注昏乱也是也元粹案此傳昏字
當從乱也之解息

軒曰世如賞延於世趙氏云黃冬被伐
而夏始滅是守以
之世謂子孫
惠棟曰是年日食隋待齊救也三時而
救不至黃何得存
志曰推合庚午朔
宣公卒子穆公款
立

不單言衛楚丘者
見楚丘未有邪也
無經而為傳者其
言必有所為故云
元粹案馮李驛評齊為狄侵衛
及君幾里耶使人不
按穀梁以楚滅黃
覺失矣
為管仲死後事云
葉臺山曰是時管仲
實之盟管仲曰江

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秦晉伐戎以救

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為二十四年天黃人不

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

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

陳侯杵臼卒無傳遺世子與僑公同盟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邾懼狄難也

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邾及我九百

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邾楚都王以我難

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秋王子帶奔齊冬齊

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和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

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

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

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侯之子若節春

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陪臣敢辭諸侯

陪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應乃懿

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勲美德

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

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

管仲受下

左專 卷五 二十六

增註

校本

尚存何寂無言於黃遠齊而近楚楚
桓而生視黃之滅耶若伐而不能救無
豈其言之而不聽耶以主盟桓公不聽
噫伯之不能久也如仲死黃滅馮氏云
是 沈彤曰王制曰自齊及黃為幾里
次國二卿命於耶結一句妙 大
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國三卿二卿命於
正義云次國侯伯也 天子乃守臣也
齊侯爵故二卿命於節當春秋觀之
天子命於天子者皆時也應當也以上
謂上卿命於其君者卿禮當其德也謂
謂之下卿 息軒曰汝功德正而不可
國高命於天子故謂忘宜受此禮往居
之天子之二守言天 汝職按此數語與
子使之守齊國乃推微子之命類命督
尊之辭耳非天子實作篤世族譜管氏
命以為齊守臣也 出自周穆王哀十
惠棟曰杜從賈遠訓六年楚有賢大夫
節為時案王肅曰春管仲之後也案
秋聘享之節也 鳳隱云世本莊仲山

山曰越語天節不遠生敬仲夷吾夷吾五年復反韋注節期生武子鳴鳴生桓也節字與此同注恐子啓方方生成子非存參履軒曰舅孺孺生莊子盧盧者稱異姓之通言注生悼子其夷夷生迂回惠棟曰應讀襄子武武生景子曰應言齊受女美德耐步步生微耐步也古文皆以應為膺以上皆有諡足知廣雅釋言云應受也其世祀故後之君命予嘉乃德曰篤不但無功業可聞是忘顧云與此語相類以杜不能詳之故而作篤較明古字通云爾按周語愷悌用或傳寫訛未可知與險哀對會字也息軒曰杜訓督兵車之會二為正非王念孫曰受上當有卒字上文管仲辭上卿之禮是欲受下卿之禮也王雖不許而管仲終不敢以上卿自居故曰卒受下卿之禮而還若無卒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

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

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

神所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愷

經十有二年春秋侵衛傳在前夏四月葬陳宣

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秋九月大雩無傳冬

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

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

自唐石經始脫卒字而各本皆沿其誤杜林註忠喪息也

注卒受二字即本於正文自帖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卒受元粹案校本引史記世本證管氏世系不絕

可從探賸辯之最詳彫題亦云是後人親管氏世祀弗絕而歸美於管仲也言其禮讓獲神祐云爾

非管仲生存之時有是論也履軒曰愷悌樂易也是意解耳樂易二字不可分屬若必下字注宜

言悌弟也友順之意林註天降之災如水流行無所定止

有國家者更迭受之惡陸無音一說去聲雅臨渭絳臨

朱子曰百里奚之言實實渾厚無較計利害之心真賢臣也

河從河逆流而此

增註

校本

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

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札故且謀王室

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也致諸侯戍卒于周○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為于偽反難乃且反

薦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

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施式或反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謂百

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

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至鄭之子豹在秦

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左傳

卷五

二十七

陳傳良曰汎舟之役上又東入城逆流為十五年韓之戰起而東通緜按此役重大秦人相傳稱

齊召南曰按漢書地之也林註緣陵理志北海郡管陵注不序諸侯散葬也臣贊曰管陵春秋謂但曰諸侯者不繫

之緣陵萬斯大曰于伯者之辭也但此鄧季姬也前此何曰大夫者不繫于

以不書歸蓋歸于鄧君之辭也釋文子為世子時公不自鄧本或作繪按外

主其昏也今來寧何傳穀梁史記皆繪以不書既詳其還防宣十六年成周宜

使朝之事則來寧自榭火是災也如此見不必書也李姬何崩是害也穆公

以不繫鄧下云及鄧卒子莊公甲午立子知為鄧子夫人也

先儒多從二傳謂姬自擇配使來請已此傷風敗類之尤問問尚不屑焉堂堂魯君之女肯出此乎趙子常云使來請已者謂公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鄧子因朝而請已如此則三傳可通為一庶于事理無礙或疑明年李姬歸鄧為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叔姬之歸鄧非始嫁亦書乎若以叔姬繫紀李姬不繫鄧為疑則李姬今年已見明年歸鄧自從省文叔姬則歸鄧不歸紀不繫紀則別一叔姬矣臧琳曰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為說也案以沙為山名本

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為說鹿字元年齊師宋師曹之訓本諸穀梁與左師城邢傳稱具邢氏沙為山名正合杜器用而還之師無氏統言沙鹿為山名私焉具列三國之失古人正名之說矣師者美之也凡不

阮元曰案晉書地理序其人總言諸里志元城屬陽平郡侯者譏之也襄州諸本誤作平陽二十年某人某人會于三年傳出於五鹿注澶淵傳曰為宋災亦云陽平元城縣故諸侯之大夫會履軒曰據左傳後年以謀歸宋財既而書歸是還歸之歸非無歸故不書大夫謂嫁為歸之歸注更名而林人也

嫁之文無所當傳按國主山川成五避曰杜謂號射惠公年傳文主謂主祭舅疏以晉詔惠公林猶東蒙之主周語射為舅故杜本之考國依山川山崩川晉語韋昭注云諸侯竭亡之徵也謂異姓大夫為舅則按張衡傳皮附河

增註校本

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薛淮夷遷都于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鄧子遇于防使鄧子來朝季魯女鄧子夫人也鄧子本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鄧子來朝鄧國今琅邪鄧縣

鄧似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絳反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

狄侵鄭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許乙反冬蔡侯胙卒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惣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鄧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鄧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鄧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鄧昏既來朝而還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上偃日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國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九反國音祚又音機

冬秦饑使乞糶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幸災不仁

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

左傳卷五

增註校本

通稱耳前言小戎子洛本此
 生夷吾號射既非戎附註傳言小戎子
 人非惠公舅可知 生夷吾射非戎人
 伺菴曰是則然矣一則非惠公舅杜偶
 句頗難曉林注此皆失考是則然林注
 事理之必然者或云此皆事理之必然
 是者無信失援也然者一說是有無信
 者患與斃也二說皆失援也然者患與
 未安是指今日閉羅斃也怨敵林註有
 事言今日事正犯無深怨之敵也一說
 信患作失援必斃之親近之人猶為一
 禍也 元粹案林注恨况怨怒其敵乎
 言惠公必以閉羅此
 舉為悔一說此非論
 於君前者君字指統十年公如齊至此
 射春秋時同輩相謂則六年雖非五年
 曰君恐非 再朝之事以去朝
 履軒曰信公十年如 歲亦五年故云禮
 齊至是復如齊是為
 五年一朝則可注不

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以喻所許秦城毛
 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
 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
 也例在文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遂

可曉 大夫之謚多連字

惠棟曰案桓十三年稱之不知夷伯為
 傳云楚子使賴人追譖又不知今之展
 之杜注與此略同昭氏為誰故謾言祖
 四年經云楚伐吳遂父耳玉藻士於君
 減賴公羊傳于此年所言大夫沒矣則
 賴作厲紉文云厲如稱謚若字是大夫
 字又音賴公羊信十既沒禮書其字
 五年釋文云厲舊音長曆推之己卯晦
 賴則知厲與賴本一九月卅日也春秋
 國古字通故或作厲書晦者二此與成
 或作賴也司馬彪曰十六年甲午晦也
 汝南褒侯縣有賴亭
 故賴國 馬宗璣曰昭卅三年傳例大
 郡國志下邳徐縣有 天生生皆稱獲國
 樓亭或曰古蔓林 君生獲曰以婦
 履軒曰凡諸侯書執
 者或於會或於國如衛公處公是也如
 晉侯是野外陣上擒獲之者其書獲亦
 其宜也不必言從臣例 息軒曰獲執

次于匡匡衛地在陳留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
 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
 具列國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
 別也 伐厲厲楚與國義陽八月螽無傳九月公至
 自會無傳季姬歸于郕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
 又如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
 震者雷電擊之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
 大夫既卒書字 林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十有一月壬戌晉
 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晉
 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崩○履皮逼反

增註

校本

五事

卷五

二二

事同而勢異彼不敢抗則謂之執抗不
敢就執則謂之獲不言以婦者穆姬以
死要秦伯秦伯不敢將晉侯以入國舍
諸靈臺故不言以婦
皆從實而書之耳杜林註次以待大夫
大謬履軒曰不書之救齊之意荒可
朔者食在朔之前後知莊廿八年傳
日也不書日者是後獻公娶于賈無子
世傳寫之失耳若當今言次妃蓋別有
時史官欲失之而不所見按次當作正
能焉傳以為官失之誤寫也晉語許
妄已元粹案此說未里克以田百萬許
盡詳見于隱三年可不鄭以田七十萬
參看惠棟曰案獻晉以河北為內河
公取于賈則是正妃南為外略界也列
為惠公之適母何須城謂城之大者三
穆姬之屬唐尚書曰十年傳稱許君焦
賈君申生妃故僖十瑕蓋五城之二華
年傳云夷吾無禮此山而東盡魏之東
為近之息軒曰賈界其間有五城也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
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葵丘盟在九年
孟
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
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
也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
賈君焉
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
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屬音
燭且曰盡納羣公子
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宜
無畜群公子
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
○謂莊據反
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
中大夫國
內執政里
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君申生妃申生穆姬解梁在河北非五
同母弟故屬其妃惠城之數卦遇蠱
說是也但夷吾無祀不引周易故知其
謂改葬說見于十年據雜占涉河二句
傳傳遜曰劉炫云蓋亦繇晉侯之
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乘車三度敗壞而
云南國蹶射其元王去三度之後而獲
中其目則筮法亦用晉君故大吉序卦
雜占不必皆取周易曰蠱者事也故云
注不能通三易非也往有事也孤性能
又案周禮大卜掌三惑蠱故當惠公必
兆三易三夢之法則其者臆度之辭此
卜人固兼筮矣侗筮難解故杜舍傳
巷曰按韓之戰晉侯文以周易言之邵
車敗軍亦敗其見於氏曰去猶筮法所
占筮明是二事杜硬謂除也以三除之
孰為車敗一事故難每除三百三十三
通三敗必獲晉君三則三除所剩唯一
敗及韓明指軍敗千此一即雄狐也備
乘三去亦是形容軍考

號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
河外
河南
也
東盡魏略從河南而東盡魏界也解梁城
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晉饑秦輸之粟
在十年
秦饑晉閉之糴
在十
年
故秦伯伐晉下徒父筮之吉
徒父秦之堂
龜上者卜人
而用筮不能通二易之占
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涉河侯車敗詰之
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
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謂起吉反
對曰乃
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巽下
艮上
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
必其君也
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
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
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蠱
象未聞
○因起居反又起據反一起呂反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三十一

敗之狀只候車敗一句言晉侯車壞後來晉戎馬還澤而止秦獲晉侯以歸其兆的然上徒父特摘此一句以弁包晉侯車壞及為禽事其語簡短秦伯不能再詰之因秦勝敵之詳以折其疑三敗再見皆敗晉軍也秦已三敗晉軍猶進而不止遂至韓勞不可當故晉侯曰寇深矣若之何前後叙次本自瞭然陸榮解三敗及韓曰三敗謂晉師與秦戰而敗也杜緣上文卜人之言遂以為車壞其說拘而陋矣陸不失大旨但解三敗不為秦敗晉師而為晉軍敗失語之實主故三敗及韓四字破碎不相承接顧炎武曰邵氏曰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以三除法除之每除三百三十三則三除所剩唯一非獲其君而何案此與成十六年筮並是夏商之占如連山歸藏之類故不言易息軒曰盡卦自三至五為震震為車三位為諸侯大國千乘故云千乘自初數至三始得震初爻故曰三去三去即三敗也餘猶後也艮為鼠狐陰獸亦鼠類也六五以陰居君位乃雄狐之象艮又為止止猶獲也故曰獲其雄狐盡害也此以卦名紜繇辨言雄狐見害是必獲其君顧引邵氏以去為除惠士奇以去為陟訓為避皆非蘭園曰三去即上文三敗盡以壞敗名故其敗不止一若以卦體言之乘退二而居初退六而居五艮剛止與乘止進不得有三去之象五屈上之下為獲雄狐之象狐邪媚之獸為陰類五以乘居剛即雄狐也又狐之能盡惑人者即五也是其所獲者必君也故又云夫狐盡必其君也以上言三敗必獲晉君之義此以下乃言晉必得敗之象惠棟曰狐無喻君之理齊詩有雄狐謂襄公也齊襄通于文姜晉惠通于賈君故以狐為君傳遜曰狐盡雄狐之誤此必頂上畫卦從下而始故文雄狐而言存參下為內上為外貞履軒曰秦敗晉前軍悔出共艱先為下三次而深入也注泥體以上卦重之故占辭為晉侯車壞非下為貞貞正也從也且上右在及韓之下而上物極則悔後則三敗之戰晉侯故上為悔內為身

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實
 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晉侯謂

未嘗臨陣也息軒外為他人故秦內曰韓在河東秦師涉卦為風晉外卦為河及韓故云深矣惠山三壞謂晉軍棟據戰國策高誘注之車非晉侯親乘訓深為盛非鳳山之車杜言侯車者曰水土也地本作成上文也林注及空故曰水土而對人韓秦師進至韓也心中庸上律天時章云寇深入境深下獲水上亦同例也異應謂他國所字鼎曰道字林氏以獻之馬哀元年傳為道路非也大車豈註易反也人欲東必於其國乎此謂御而馬反西蓋常時法也龍洲曰納猶從人及懼失其度使也進退惟其所使發其本性也馬之伺益曰意自變易亂氣控庚而憤滿自易注合為一非與陰血偏身而動作人易只是與人相反張脈動起血在膚及懼而憂亂人欲東內故稱陰血既動而馬西人欲進而馬作脈必張起氣憤退是與人相反也於外內必乾燥附

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上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夷吾之多忌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卻
 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攸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從庚也僨動也氣攸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憤扶粉反張中亮反憤方問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三十一

蘭園曰王祭登樓賦註云債當作債誤氣交憤於胸臆李善寫也林註秦之引杜此注云交庚也謂志倍猶未止四交狡通又云憤滿胸夫尚不可押况晉中是亂氣之狡庚憤秦敵國其可以師於中也杜強以下文扭我乎定列定諸外彊配此句陰血二侯之位也附註列句配中乾云氣技憤謂軍列晉侯自言於外非也鄭康成能合衆故以是答曰憤怒氣充實也之今玩內外傳文陸榮曰注債動也案似為朝位債僵也以非動義疑當作漬湧也或作墳起也蘭園曰朱云秦之戰士不止倍我也又曰朱云扭押也言一夫尚不可押而侮之况我有一國可受其押侮而不敵乎息軒曰快習也習以為常也蘭園曰列爵位之班也陸云師之伍列也晉侯自言能合其衆故秦伯以是復之絕不恟又意壬戌與經十一

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入用其寵為秦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狃怙也言辟秦則使狀來○施式氏又時設反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壬戌戰于韓原

侗菴曰還澤者陷月壬戌相亂故顯於泥中迴旋彷徨而之經從赴也不肯進也陳仁錫曰還字句一說盤旋謂遇泥濘盤旋而不于泥濘而不進也進此說得之宜十二馮云輅訓迎此死至傳少進馬還注還字做活字用法不便旋不進正義佈扇必作迂字讀林注風進故馬便旋而不慶鄭不知其將獲能進知注便旋為盤秦伯呼使救惠公旋之意或解此注便還誤其軍周禮夏旋為小便非也蘭官教芟舍註軍有園曰慶鄭怨公不欲草止法說者因謂其勝秦故見秦伯將晉人壞形毀服不見獲以宜救公誤韓能復相識故今用簡遂以此天秦伯也芟舍注疑作拔林注非履軒曰狐舍草止毀服未詳突見太子亦夢耳故朱云申生曰敝于此稱妖夢注拘甚且韓故我將晉君西文意不通踐如字行厭息此語以至履行也侗菴曰豈與下請以入應不

九月十日晉戎馬還澤而止澤泥也還便旋也三日晉戎馬還澤而止澤泥也還便旋也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下復也○慶戶刀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及又戶報反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輅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晉厭息此語踐厭也○輅於丹反又於輅反晉

增註

校本

三十一

卷五

三十一

敢以至言從君而西終執之婦秦也林
特一時欲以踐妖夢註豈敢至于甚史
非信繫縛以入國不記秦將以惠公祀
復縱婦也林注豈敢上帝是也或曰厭
至於已甚僻澀不通遵厭也田敬仲世
履軒曰登臺自國家贊遵厭非祥營
也以絕人救應焉履弘二子名故林以
薪生于薪上也以示簡壁為二女名列
將焚死注謬甚又女傳一人名杜用
曰使以免服衰經逆之按穆公有女弄
使人齋喪服以迎秦王與此簡壁同否
伯也意謂我死秦伯哀八年邾子無道
當服是服耳以要之具囚諸樓臺拊之
也以字可見其意下以棘蓋古宮閉法
文喪婦句與此相應傳氏謂履軒示欲
息軒曰且告者使自焚死亦有理梓
之告登臺踐薪之狀當作拊拊離也國
也案自曰上天至也始死則免服成
裁之四十二字諸家則衰經曰以下四
皆從釈文為後人妄下七字檢古本皆

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
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
侯將至以天子幣弘與女簡壁登臺而履薪
焉營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壁營弘姊妹古
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
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
者皆履柴乃得通○圍於耕反使以免服
衰經逆且告免衰經遭喪之服令人服此
服迎秦伯且告將以耻辱自殺
○免音問反七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
王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
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
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
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大夫請以入

增似是又案釈文云無蓋後人所妄增
四十七字當作四十也故杜於廿二年

二字履軒曰周之傳始解婢子矣夕
故臺蓋既廢而靈臺死朝死是劫制語
為地名也縱今臺存朱註喪字句焉用
亦舍之臺傍之地耳之將安所用之也
注拘矣存參字鼎何有何所獲之有
曰何有猶何取王也我既云豈敢以
引之曰重字義不可至今執之以入是
通重疑當作動謂晉為無信漢書注兼
大夫反首拔舍以感其前如食而消
動我也詳于述聞難任難當其鋒也
陸祭曰食言者謂言前曰皇天后土聞
而不行若自食之注君豈敢以至之言
非履軒曰任負擔故晉人在下風而
之也侗菴曰聚愚請之是以天地要
只是增罪積惡之意也按秦伯前言
夷吾不良之人若縱非其本心蓋亦飾
令返國必復增積罪辭及感晉大夫穆
惡貽毒於我注非姬而後有歸之心

增註

校本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

晉侯入則夫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且晉人

感憂以重我謂反首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

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重怒

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公子繫曰

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繫秦大夫恐夷吾歸
復相聚為惡○繫張執反

得反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

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適也○且史佚

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
時大史名佚無怙亂恃人亂無

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

上事

卷五

三十三

卦論之 息軒曰歸離為火火動而上
 妹二句言直以卦名其施不下故筐無
 占之猶且無助也 實也按女指兌杜
 履軒曰七到至無相 謂離為中女偶失
 也為繇辭其韻可檢 考附註中女直象
 益小象之類正義以 反責如字西鄰以
 為史蘇衍卦意而為 下史蘇數衍卦義
 碎非也震之離以下 而言之何氏云兌
 乃史蘇之言存也 西為秦震為言上
 息軒曰易無再震之 六震則言渝故不
 法而云亦離之震者 可償嫁女欲求其
 震之離為雷為火離 助變而為睽兩情
 之震亦為雷為火欲 相違故曰歸妹之
 極言火熾之意故反 睽猶無相也自三
 復言之耳 又曰內至五體坎為車雷
 卦為主晉也外卦為 電交作車不能行
 客秦也內卦兌為水 故為脫輓輓車下
 為澤水能克火然火 伏兌以繩縛于軸
 熾反滅水外卦震震 故又名練震離為
 為離為雷為火是火 火爻之下休有坎

可償也 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
 讓之言不可報償 ○鄰賈音償又如字
 簡市亮反 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歸妹女嫁之卦
 又音常 睽之離亦離之震 一卦變而為
 日無相相助也 震之離亦離之震 氣相通而為
 ○相息亮反 雷為火為羸敗姬 羸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
 害其家之象故 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
 日為羸敗姬 敗于宗丘 輓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為車離
 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
 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
 在宗邑 ○說吐沽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 此睽上
 反輓音福又音服 睽孤失位孤絕故
 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
 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 姪其從姑
 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兌為姑
 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箕秦 ○圍待結反

氣大盛猶一杯水救為曳旗象離火在
 一車薪之火不唯不 七故為焚之三上
 能克立致消滅故曰 敵應上體震為水
 為羸敗姬 又曰輓 三體兌為金木與
 伏兌也縛於軸上以 金遇必為金所勝
 承輿脫之則輿不能 兌在西故為羸敗
 安於軸上兌為解脫 姬震兌妹震水
 六二不與上六相應 變離火火自水生
 故曰車說其輓以喻 以震為父則兌金
 晉軍上下不相應援 為姑矣水既為金
 之意 服虔曰震為 所克則姪无所依
 龍龜為諸侯旗震之 故為從姑但宗丘
 離故火焚其旗也 高粱不可曉也丘
 王引之曰宗丘晉地 叶區韓有先君宗
 韓原之別名杜氏春 廟故曰宗丘陰陽
 秋土地名曰韓韓原 書以為春則水王
 宗丘三名故韓國是 火相土死金囚水
 也蓋韓原之地有丘 休時日旺相謂此
 曰宗丘故韓原又名 也附註杜註離為
 宗丘也 陸榮曰劉 火自水生復云

字林文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 逋亡也
 一及 閏婦懷羸 ○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 惠公死之
 通補吾反 入殺懷公于高粱高粱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
 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
 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
 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象象則構虛而不
 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效此 ○ 及惠公在秦
 龜去魚反 于沉反 相息亮反 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
 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
 是占勿從何益 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
 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
 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
 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 ○ 天音扶先君

增注

校水

增注

增注

增注

用震曰震震為離是於火為姑未詳其
 姪從姑之象此但取義 凡物生而後
 男女為姑姪非取長有其形象既為形
 次之義也 王引之象而滋多滋多而
 曰震以陽爻為主而始有數頭 敗德
 陽爻在下離以陰爻謂廢嫡立庶也龜
 為主而陰爻在中離筮從後知因嫁女
 之陰高於震之陽爻于秦見著兆耳史
 一位故震以男而為蘇此占從與不從
 姪離以女而為姑是無益損於禍矣傳
 穆姬與子圍為姑姪 嚙同聚語也傳傳
 之象也此以爻之高否多言相說背
 下為其行輩與說卦則相憎主於競逐
 傳所謂震為長男離為惡者由人耳
 為中女者殊義何得智者知此聖人欲
 以震兄離妹說之乎 以懼愚人也中人
 凡卦震而之他則曰 亦信此妖祥之事
 從 案杜注各本作 由身所行不妄動
 於火為姑義不通沈 作易云聖人以神
 形曰火當作兌今從 道設教 林註戎

之敗德及絕句可數乎一讀及
 可數乎 鬻色主及覆扶又反 詩曰下民之
 孽匪降自天傳杳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
 惡非天所降傳杳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
 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傳尊
 本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
 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
 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
 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
 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知音智 冬
 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楚敗徐于
 婁林徐恃救也恃齊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
 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
 有王城今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
 名武鄉

息軒曰自初教 狄謂秦寧可事我
 至六故曰六年上六 狄以為君言欲致
 實有去故就新之象 死于秦待秦歸
 故曰其速陰變為陽 惠公之命也
 陽貴陰賤圍質於秦
 賤也歸其國則為太子貴也故曰逃歸
 其國之卦為睽即棄其家之象 蘭園
 曰子圍以十六年質秦二十二年逃歸
 二十三年惠公卒二十四年重耳殺懷
 公子高梁是死于高梁在惠公死之明
 年然明年字緊承接上文則不得為惠
 公死之明年且惠公之死何與此有干
 涉孔疏謂以夏正言猶是逃歸之明年
 也牽強亦甚中井云
 於子圍歸之年問一 役服虔即指韓
 歲占辭謂其大聚耳 戰之役杜謂直論
 問一歲亦不妨於明承事於秦未有深
 年誠然 息軒曰卦 利未必肯納故假
 盡於六畫此占本不稱君子之意以為
 吉卦盡則福盡明年 若納晉君可以更

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不憚征繕
 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
 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
 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
 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怒以為必歸小人曰我
 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君子曰我知罪矣秦
 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
 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
 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
 ○舍如字又音捨還音環 秦可以霸納而不
 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三十五

在六畫之外故曰明審一事之功所以
年其死乾上九象曰潔勸泰伯也始納
高而無民是上又有之是德也今廢之
高象明年又在上爻是變德為怨也
之上故曰死于高梁今出奔不待戮是
之虛 林注先君所使君失刑也

行當致喪敗之德及
今言之可一一教之
平傳遜曰初讀之似
林說明然與上文不
協且猷公之敗德非
唯立驪姬一事而云 宋世家云箕子者
不可一一教稍過矣 紂親戚也鄭玄王
故仍杜但以及字為 肅以為紂之諸父
句非也及可教乎猶
云數可及乎蓋倒字法也 伺菴曰敗
德只是凶德及可教乎猶云不可教杜
解以教為象數之教殆不通林注大失
文義然猷公百失由驪姬謂不可一一
教未始為過傳曰非唯立驪姬一事而

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

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也對曰

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敗而不死又使失刑

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

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是歲晉又

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

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

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

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

官司焉征賦 四年傳驪姬既中大夫成謀此傳晉許

又謂云不可一一教稍過矣上下不相照顧非倒字之解鑿 息軒曰猷公固多敗德然韓原之禍乃夷吾自取非猷公敗

德所致蓋夷吾復讓韓簡知其不可直諫故固其言以諷之耳 蘭園曰史蘓是占勿從何益言既敗德之所致則前日不

從史蘓之占何足益今日之禍言外謂從其占亦必不能免禍杜云雖復不從史蘓不能益禍蓋亦此意陸規杜云雖不從

史蘓之占亦何益矣明其無救於敗也固非傳謂敗德已定從不從皆無益省文耳此言不從以見從耳非省文古人語往

往有此類 履軒曰引詩亦尤猷公也 馬宗璣曰孟子王若隱其無罪趙岐注隱痛也論語修愚孔安國注愚惡也漢五

行志劉歆以為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惡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謹告之也杜注本劉歆說 履軒曰左

氏深信妖祥奉之如律令杜氏則不甚信之輒回護作說故其解多齟齬皆不足辨他並微之 林雲銘曰君子小人以位

言之不憚征繕所以為報警報德之地也語意雖似劫脅却根前此作州兵來亦非空談其言不和處正所以極言其和若

直言和則半字道不出矣細思方知其妙 魏禧曰君子心寬恕不憂 履軒曰一役句緊接下文一役猶言一舉也指貳

執服舍言秦定霸業在此一舉也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本上貳而執之服而舍之而言其說當矣 蘭園曰案宋世

家云箕子紂之親戚也不言其為何親鄭玄王肅則以為紂之諸父杜以為紂之庶兄蓋誤以微子為箕子也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五

增註

校本

增註

增註

增註

傳元年分災 分甫問反又如字
陸祭曰曲禮分母求多秋文音扶問反
是也

案本又下有苑也二字本或苑作苑非也
○傳四年乘而 乘繩證反 陸祭曰
乘如字 ○卓子 卓吐濁反 陸祭
曰卓讀如字 ○辯焉 辯兵免反
陸祭曰辯平免反

僖經元年觀釁許觀傳復入扶又反常準之尹人潰

戶內撰具一音反州長丁丈犖一音力為魯于偽無

厭於鹽汶陽問萊蕪來經二年見經賢遍貫古亂傳

宮之奇其宜伐鄭亡丁以說賄故呼罪惡貪烏路

故為于偽反貂豎上主擅貴時戰漏洩息列反又

經三年下邳反皮悲僮廬江力居傳為陽于偽鄭難

乃且圍又經四年召陵上照反濤塗音桃與謀下同傳

所近之近大公注同公夷釋夾輔古洽反舊夸苦瓜

齊竟音境不共本亦作供縮所六裏音菩子丁苞圍

音軌本或作包軌守手又溺乃歷水濱音賓故復扶又

增註

左傳

卷五

三十八

○傳五年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臺以望絕句 陸祭曰而書絕句 元
粹案本書前後脫秋文此條 ○均服
均如字 陸祭曰周禮繡純鄭司農
云純繡均服之均依其說則均當音準
蓋傳讀之異 案本書又脫秋文此條
○之旒 陸祭曰劉攽曰司馬溫公
論九旗之名旗與旒相近緩急何以異
別詩夜向晨言觀其旒左傳龍尾伏晨
取旒之旒以此驗之旒當為并音周人
語轉為旒耳亦如關中以中為蒸音為
篆也今案說文旒從斤得聲當為并無
疑後人音渠希切非也

陸祭曰十五年我經音大結反是也

陸祭曰疵才咨反

○傳九年法劍 劍古亮反又音昭
陸祭曰音昭是也

之好呼報反及注同 之費芳味反 郊音談 資糧音良 齊侯說悅音 咳

古本不如依字讀或音而據反 攘如羊反 薰許云友 藉音由 易消以

反歸胙才故反 姬寘之鼓反 犬斃婢世反 經五年惡用烏路反

越竟境音自 為于偽反 復稱扶又反 軼音大 言易以鼓反 傳而書

本或作而書 雲物非也 審別彼列反 寘薪之鼓反 譴讓弃戰反 焉用於

反茸如容反又音戎 披音普反 不枝音教反 乃徇似俊反 踰垣音袁 袂音世

反樓櫓音魯 秋諸侯盟本或此下更有三字非 撫女音汝 侯復扶

反六年 經注同 大伯音泰及注同 吾享與兩反 晉使所吏反 不臘力盍反

童謠音遙 不見賢遍反 振振音真注同 鶉之述春反及又常倫反 傳說音悅

近日附近之近 已上時掌反 童齒一音耻問反 嬉戲許宜反 或中丁仲

反經六年傳以見賢遍反 各罷扶買反 經直結與 輿

初觀 其縛如字舊反 經七年方與音房 泥母一音甯反 傳

何憚徒且反 請下戶嫁反 朝不如字 疵瑕似斯反及疾移反 罪釁許

反下 政狹洽音 釁隙去逆反 覆反勞服反 替矣他計反 雖復扶

反介於音界 堵叔丁古反及音者 惡大叔烏路反及音者 經八年

未與音預下同 大廟音泰 傳不耐音附 茲父音甫 目夷長丁丈反 經

九年不復扶又反 殤式羊反 而笄古兮反 之冠古喚反 相比毗志

反故重直用反 不與音預 殺其如字又音弑同公羊音試 傳脩好報

反下于好 併注同 侯胙才素反 一級音急 咫尺之尺反 顛隊直類及下同

今本 復西扶又反及不復會同 縣藐音玄 猜七才反 焉辟於虔反及文焉能皆

增註

左傳

卷五

三十一

同扶反今復扶反重發直用反陽音習易出易入並以反不好呼報反

反丁丈反長亦丁丈反不僭下注同無好呼報反無惡鳥路反宋

治直吏反經十年傳不篡初患反共大子本亦作恭故復扶反

文及注同界秦必利反不歆許金反西偏匹絲反所馮皮冰反七

乘繩證反山祁巨支反背大音佩經十一年踰闕一音況

反徒臥反傳受玉惰徒臥反臯古刀反經十二年杵臼昌呂反傳始

見賢遍反陪臣步回反之使所吏反督音篤凱本亦作愷

悌本亦作弟凱樂音洛悌易以或反不復扶反經十三年

濮音卜傳戊卒子忽反荐在薦反饑音飢糴直歷反及絳古巷

反芳劍反汎舟扶云反河汾扶云反經十四年傳經十五年牲在

○傳十四年背施 施式豎反注及下施毛同 陸祭曰施毛之施讀如字

○經十五年註中女 中丁仲反 陸祭曰中直聚反後言中子中男之類皆放此

茂后亦作蟻不復扶反螽音終己卯晦音悔下邳蒲悲反傳諸

夏戶雅反不復扶反承亦作蟻遇蠱音古千乘繩證反惡其鳥路反小

駟音四狡古卯反脉音麥可狃女九反厭息一音於履如字徐

九具反抗絕苦浪反荐在薦反上下時掌反綈服又作兔音同

令行力呈反鄆縣音戶馬用於虔反以要於遙反繫丁立反復

相扶反佚音逸大史音泰怙音古爰田于元反孺如喻反好我呼報

反鳥路反惡我鳥路反衆說音悅州長丁丈反下苦圭反睽苦圭反剗音剗

也曲方反承筐音泥無貺亦作况無應下無應同羸音盈輶按

旁著音福老子所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車旁著復音服是車下伏菟縛如字又寇難

乃且音景警講虛本又作構各依字孽魚列反沓徒合反有

增註

上專

卷五

三十一

邪似嗟以風方鳳反。不憚徒且反饋其位。蟻本或作蟻。

本或作抗同星曆。盍行戶臘反焉入於虔四年傳漢以為也或反。今本亦析。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blank or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六

僖公 起十六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六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數色主反。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直類反。重言是月。鷓同。日鷓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鷓五歷反。圖古。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一

二

圖古

趙汴曰胡氏曰案莊七年已書星隕如兩聖人所書各以其實豈以星隕而言石隕乎今案經言隕石而不言隕星猶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闕於所不見公羊云先實後石解者當言其實不可者何聞其礪然視謂非星隕也履軒之則石察之則五日注用公羊傳論聞是隨其見聞先後見前後拘其在地之記之也是月者驗亦泥阮元曰公前事之月也宋不穀鷓作鷓釋文云本告鷓退之日故言或作鷓說文引傳亦是月以異之公羊作鷓史記宋微子世云視之則六察之家索隱引同然則三則鷓徐察之則退傳經文本皆作鷓字飛亦隨見先後記說文無鷓字啖助之也鷓或作鷓此曰凡異例不書日隕鳥相視而孕今書石特書日者記元正船首者或云言宋有變尔是月不過別則散在四鄙言都其非同日耳公羊不則專在國中云是

言晦穀梁決不日而月者謂鶴飛不止月皆非
 履軒曰隕星非星亦名名字雙舉先字非石是流星雷火之後名猶仲遂叔肸屬地中陽氣挾沙土之類 茲者公子而上騰其送墜光耀牙之子叔孫氏之如星故謂之隕星也 祖 左右以難明隕地尤息頑然如石其處下云風也是是砂土之燼塊故謂風使鶴退隕石異之隕石也 息軒曰於此故重言隕星石為地氣所噴飛空明所隕之石即星中受日光以為光見也先儒言星隕至之如星古人因所見地為石今經書在天之為隕星非實為地之驗傳本在天在天之星也 履軒之時故星為石難曰退飛却飛也鶴能得而詳或曰地上抗風者故遇迅風雖石被風雷卷上外却飛而不拂靡所以抵暖際被太陽焦用為舟飾是其性然發火及隕有光人也本非災異唯人不望之為星至地光

承及匱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字者
 直用反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貴之公與小
 斂故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無傳似陵反 鄆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
 郡左
 傳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石
 隕故重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
 不為物害故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鷁
 退能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今茲明

識之視以為異也 滅即石也是否
 蘭園曰呂氏春秋今隕石或作碩 茲 茲美禾來茲美來高新生草也草生一誘注云茲年也公年一年一番故以茲為傳諸侯有疾曰負茲年 陰陽錯逆自何休云茲草新生也然有此吉凶不由維大經云一年草生石鷁生吉凶之來蕃故以茲為年也 別由人行劉云陰又曰陰陽和乖固作陽錯逆為人行既吉凶之兆如有禎祥往之咎今謂將來於將興有妖孽於將 吉凶生於石鷁是亡是也然非吉凶由失問也叔興對不此而生吉凶之生必云由君行失致有由人事善惡之所感此異別以他占橫而其兆見陰陽之和說喪亂對非其實乖耳故見於此可以故告人也 狐厨占吉凶所在但陰陽受鐸在汾北昆都和人事者知石隕鷁飛是也襄公不知以

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
 以政刑吉凶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
 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吉凶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
 吉凶不敢逆之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五
 年齊伐厲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
 原南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
 入河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
 年戎伐京師以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
 來遂為王室難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二

陰陽之和乖為吉凶
 之所由生是失問也
 故叔與退言之也
 息軒曰城郕經不書
 者桓之始霸封衛而
 衛人忘亡遷邢而邢
 人如歸至此城郕役
 人病作妖言遂不果
 城而還桓德衰矣故
 聖人不復書其事所
 以深悲中國之衰也
 履軒曰病謂困弊今
 出會無譏文者為公
 出故也
 劉炫曰案傳齊人以
 為討討其滅國非討
 桓公卒齊亂明年用
 師既不諱滅何以孝
 公立
 諱師炫謂將軍帥少
 稱人不可自言魯人
 故不稱師 毛奇齡
 曰凡列國取滅皆書

仲之言事
 在七年
 淮夷所
 病故
 亂不果城而還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
 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下
 下今魯國下縣
 九月公至自會
 執于齊
 猶以會致
 者諱之
 公八同盟
 赴以名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
 役也
 英氏楚與國婁
 林役在十五年
 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

國于其不書者即
 是本國此与成六年惠公以六年奔梁
 取郕昭四年取郕例
 同

蘭園曰妾賤女之稱
 不必不聘之名下文
 臣妾之妾非妻妾
 為官妾安可為不聘
 之名乎 字鼎曰妾
 子厭其不祥也馮
 是臣妾之妾注以為
 云將以厭勝反以
 妻妾之妾非也婦人
 而宦事即是妾也曰
 宦事秦為妾亦非
 息軒曰注云皆者兼
 治之 夫人
 軍陳會同
 又曰猶有諸侯之事
 實無諸侯之事而
 會同之事未終又諱
 言至自會者尚似
 見執以是二義書至
 自會也如注疏且字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三

秦歸河東而妻之
 秦征河東置官
 惠公之在
 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卒過期
 過十月不產懷
 禾卜招父與其子卜之
 招父梁大夫
 其子
 日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
 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
 圉養馬者
 及子圉西
 質妾為宦女焉
 宦事秦
 師滅項
 師魯
 淮之會
 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
 淮會在前年冬
 講禮
 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內諱執
 秋聲姜以
 公故會齊侯于下
 聲姜僖公
 夫人齊女
 九月公至書曰
 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取見執
 故託會

不可通顯與傳文乖，非也。元粹案注疏說在下欄。馬宗璉曰：史記管蔡世家，蔡繆侯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惠棟曰：好內服虔曰：內婦言也。林注：好內，好女色也。元粹案：林注是也。阮元曰：案漢書五行志注，李善注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引無內寵之內陳樹華云：上有齊侯好內，下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之交，則此句內字似贅。疑涉後因內寵之文而行。且杜氏不應舍此句屬託也。而注下句也。正義：雍饗音通，周禮有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饗外饗，食官也。雍外維此人為雍官，寺音侍，羞食味也。名巫，而字易牙也。管子：管仲寢疾，謂元粹案：易牙既有寵，桓公曰：願君遠易於衛共姬，而亦有寵。牙豎貂闕方易牙於桓公，亦字承衛共，其子以適君，豎姬非承起首多寵之乃自官以近君，忍寵子息，斷以易牙為其身，忍其子，何有

以告，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鄭姬生孝公，公子葛贏生昭公，公子密姬生懿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及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

內寵中一人不可從，於君仲率公近三，惠棟曰：服虔曰：內子，亂作公薨，六子寵如夫人者六人，羣皆求立，死十一日，吏諸大夫也。

公之死也，藉以陽門之屬，或云內嬖內寵，二內字以衍，按無虧既死，齊人

毛奇齡曰：魯之救齊，何不殺易牙，至廿以昭公夫人本魯女，六年又使奉公子也，狄何屬乎，此必四雍作亂，公子之徒有召狄援者，如周宜曰：召太戎

顧炎武曰：春秋之文，將卑師少，稱人是，有從同者是年，邢人中國之例，狄無此狄人伐衛，二十年齊義，或單稱狄，或稱人狄人盟于邢，並舉狄人，非復段所，在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杜此註，駁穀梁云，文之不得不然也，若狄救齊，故進之也。

增註

校本

貂因內寵以殺群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

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七日，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

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

師戰于靡，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日敗績，齊戰地，○龜魚免反，又音言，一音彦，狄救

齊，無傳救，四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

故八月無，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丁亥日，誤，辭傳無義例。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二月，齊人

左傳

卷六

日

惟狄而已則不稱人
 是年狄救齊二十一考工記云具越之
 年狄侵衛是也昭五劍是也案以銅為
 年徐人越人伐吳不兵極剛利但以其
 稱於越而稱越人亦費功甚大令人不
 同此例
 惠棟曰案楚金利鄭賜金金銅鉄之屬
 刀良故云無以鑄兵維金三品是也杜
 禹貢荆揚二州惟金唯以銅解之略矣
 三品鄭康成曰銅三
 色考工記云鄭之刀
 遷乎其地弗能為良
 是也史記秦本紀云讓以感激國人也
 始皇二十六年收天父兄謂伯叔父庶
 下兵聚之咸陽銷以凡
 為鐘鑪金人十二應
 按襄廿六年書
 劭曰古者以銅為兵
 釋文如字如音樓
 杜注本此
 顧炎武曰注邢留距
 林註狄見衛師衆
 衛非也狄強而邢弱
 和陸懼而退師

殺無虧以說宋○說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
 故曰四公子○勝夏五月宋敗齊師于斂立
 音升又升證反
 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後得葬冬邢
 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
 衆不可不聽衛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
 子斯反獨言狄還則邢留距狄師還衛言邢所以終為衛
 反又郎鈞反

所滅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命
 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
 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
 例不以名為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

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
 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猶不服不止
 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鄆子會盟于
 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己酉邾人執
 邾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

鄆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鄆雖
 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
 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
 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秋宋人圍曹衛人伐
 之於他命○圍許又反

邢從於狄而伐者也滕子鄆子無罪及
 言狄師還則邢可知民宋欲重其罪以
 矣下年衛人伐邢如民告史承而記
 蓋憚狄之強不敢伐之夫子因示虛實
 而獨用師於邢也注傳隨而著之以明
 云邢不速退所以獨得失釋例云諸見
 見伐亦非
 履軒曰曹南曹之南地書名與否非例
 非曹地也則曹伯非所加哀十二年
 地主也又書曹人是傳諸侯之會侯伯
 曹伯不親會也乃不致禮地主歸餼桓
 服之故所以受討也十四年曹會曹人
 如不致餼是注家臆致餼是也凡會以
 度不足據
 又曰注以罪及民告主亦與會而不序
 似臆度不可從夫傳於列此會曹雖與
 例豈可死守哉上文盟有不服之心地
 執滕子亦然劉炫以曹南是其狀也
 曰昭十一年執蔡世曹南曹之南邾也
 子友用之不言圍山廿八年踐土盟陳

曹本
 卷六
 五

此何須云于社，疾如會襄七年鄭
 息軒曰：伐邢在後，而之會鄭伯如會，此
 傳先言之者，衛大旱，鄭子不至會，所故
 在圍曹之前，寧莊子不言如傳，稱用于
 因早以伐邢，故進之社，經不書，故知赴
 在前，非經從也。不及或云：用之社
 惠棟曰：張華博物志：公穀二傳云：叩其
 曰：琅邪臨沂縣東界，鼻軀社也。他命謂
 次，唯有大叢社，民謂不得曰：是宋命也。
 之食入社，即次，唯之非我用之也。楚始
 社，息軒曰：釋文：唯與夏盟。
 音雖則其字從目，作屬聚也。凡水首從
 唯，本多從且，作唯，非他水出，謂之受唯
 也。宋公欲示威於東，從汴出，次水旁也。
 夷以服屬之，故用鄭昭十年云：始用人
 子以懼之。若曰：若不于社，此舊俗用之
 服屬將盡如鄭子，故不言始，索妖神
 傳遂曰：三亡國，謂衛或作社，其說曰：社
 邢共祀，淮夷病，祀已，火神也。本出西域
 甚，不遷，將遂亡，魯雖，唯次有社，神曰：火

邢，伐邢，在圍曹前，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
 盟于齊，地於齊齊梁亡，以自亡為文，非取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
 此冬，梁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
 郕子于次，唯之社，欲以屬東夷，唯水受汴，東
 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
 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唯音雖，屬朱欲反，司馬
 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司馬子魚，公子
 相為用，謂若祭馬，先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
 不用馬，○圖許又反，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
 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

有慶父之變，未至，神自晉已入中國
 亡不得在其數，又唐立祫正，是自唐
 曰：因亂取魯，固不必始正其名耳，祫呼
 辯而救邢，雖稍緩功，烟反，又馨烟反，此
 亦大矣，封衛又豈緩須再考，社祠舊作
 乎，薄德，蓋祭言其德，祀釋文作祠，為是
 不及古先聖王耳，馬牛豕豕犬雞，謂
 息軒曰：此汎論齊桓之六畜，昭十一年
 耳，社欲就存三亡國，傳五牲不相為用
 中而見其薄德，繫矣，同禮校人春祭馬
 蘭園曰：按周語云：祖註天駟也，即房
 楚薄德，而以地賂諸星，馮云：其或
 侯言其德不足以懷者，此語不可為典
 諸侯，此亦蓋謂雖存要，故疑其詞
 三亡國，其德猶未足
 懷諸侯也，存未
 履軒曰：伯即霸也，注
 非

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今一會而虐二
 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
 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
 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其秋，衛人伐邢，以報
 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於是衛大旱，上有事
 於山川不吉，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
 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也，伯長天其或者
 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甯宋人圍曹，討
 不服也，曹南盟不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五

阮元曰釋文云一本林註因舊軍邊言作而復伐之伐衍字不增兵也復伐之也宋本無元粹案釋文無伐字云衍昔有伐字杜不須注詩思齊扁衍文似是惠棟亦從案此文與襄十四軍之墨言不增兵也乃實有所關以攜履軒曰詩傳曰寡諸侯而罪我諸戎妻猶言寡小君也注似矣馮云無乃若非也伺巷曰御字何孟姑婉詞諷之杜無解當從御治之案梁國自亡而後義釋文御如字治也人取之非因人取詩音五嫁反迎也釋之而後亡也文前說為長朱子於林註無民以居履詩解為逐於孟子引其地無故而墮其詩解為治二解不合宮懼民不從後乃孟子注得之馬宗璉曰博物志曰不備二曰字誰辭今梁多有城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覆扶又及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身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圃如字治也詩五嫁反迎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極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初梁伯好士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塹○國欺莫及○罷音皮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下昆意似誤溝寬堅三年

正義劉賈先儒皆云案莊廿二年傳註言新有故在言作有稷門魯城門改新在息軒曰傳云名高門此事非有書不時則不時之外所據魯人相傳至別無所識劉賈是也今其言猶此舊說注鑿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樓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夏郟子來朝無傳郟姬姓國○圃古報反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襄十三年○滑千八反

新宮則近為禰官以廿四年傳云郟文益言之則如疏之然之昭也桓二年傳以是為閔宮也案註濟陰城武縣東杜用公羊臧茂才經南有北郟城一說義雜記主穀梁似可部分為西北皆附從庸亦宋公羊云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傳凡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信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上功之制譏之傳雖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洩息

服虔曰閔廟所以閔西宮者何小寢也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杜用之案五行志春脩閔廟孟冬脩鍵引此經曰左氏以閉從時從此時也為西宮者公宮也履軒曰上文不時之言西知有東東宮時亦與下時同非謂天子所居言宮舉定中土功之時造國皆災據此古有

增註 校本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七

門是屬啓宜用寅月此傳晉前已逸之
以後發生之時今用然志所引不似傳
五月以前閉藏之時文傳氏云不特從
是為不時耳經唯書時杜岐時字兩用
春而不具月然亦可之愚用其語小改
以意迎之 李惇曰之曰門橋壘壘皆
二十四年傳公之士王功也須從其時
洩堵俞弼伐滑注堵而治之今以春秋
俞弼鄭大夫杜以洩不時若小有破敵
字屬上似非洩堵寇自當隨敵治之不
即洩堵俞弼蓋一人可拘時今南門事
而二名或洩堵其氏天自當從時也
而俞弼及寇為其名札記韋昭以堵寇
若字也 蘭園曰管堵俞弼為一人杜
敗猶云成敗例出于以為二人鄭有泄
國語 息軒曰懼露氏堵氏士泄連讀
濡衣不敢以早夜行林註屈人之情從
即量力不敢妄動之己之欲無有能濟
意隨所為與詩義相五稼不収之後於
反故引以譏之 侗夏秋中擇最早之

列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

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穀於苑帥

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

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

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豈不

多露之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是亦

量宜相時而動之義○穀奴口反因音烏園

徒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

人則可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鹿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邢故宋人齊人

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夏

大旱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

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

稱執宋公以伐宋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摠

見衆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無傳為邾滅須句故楚

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事不異

使來不稱君命行禮十有一月癸丑公會諸

侯盟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

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

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菴曰以欲二句此只月而書夏大旱也

與人共樂之意以已

之欲從人使八同得林註楚始書子

所欲則可強入使從諸侯見執不書其

已之欲求已獨專其釋此公往見其事

所欲則必不濟杜解故書凡會不書所

以欲為屈已之欲從會後也後至不書

以下補善字流於煩會者避不敏也此

碎且失之太深不可照亦似公後至故

從 履軒曰經傳說早皆故無會期林註書

在夏杜何以知其及諸侯不子楚之專

秋也可謂妄矣寧不執專狀也

獲雨句亦蛇足 又曰不稱楚子外之也注不稱君命是

何義他並倣此 息軒曰凡諸侯伐夷 狄有功獻捷於王諸夏則不楚又夷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八

會期與書法何干注

故書句不可從

履軒曰：庭本疾子，故為幸，都是恨語。以為巫使之得食也。女巫庭弱，故稱巫則巫庭是一物。戴記：庭，庭，劣弱之稱。又分為二物，其說與此疾子也。檀弓：吾欲不相通。陸榮曰：既暴庭，奚若曰：天不言省用矣，不應重言。兩暴人之疾子，唐務儉，林克史謂以稼也。一說：庭能致旱，穡為務，如漢貸民種，天亦惡之，故殺之。食之類者是也。外傳：則兩案荀子：極巫，茂，勉稼穡。蘭園曰：巫，庭一類，皆接神巫。庭何為言何焚巫之人，蓋古以疾人庭之為林云。巫，庭何為巫，而巫中有此能為旱，非文義。

阮元曰：案玉篇口部：城守此法，後賢有賜字注云：大睪，倉精用之者，如勿，不如

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謂軍敗夏大旱，公欲焚巫

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也。

也。此其務也。巫庭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

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

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

也，未足以懲君。為二十二年任宿須句，顓臾風

姓也。實司大睪，與有濟之祀。司，主也。大睪，伏義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任，音壬。○胡，老反。○子禮，反。

服王，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

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睪有濟之祀。蠻夷，猶夏周禍也。

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

若封須句，是崇睪濟而脩祀，紿禍也。紿，解也。為明年伐邾。○紿，音舒。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而削弱

之君伏義氏也。廣韻：無也。詳下文。

亦作大睪。五經文字：林註：子魚見宋公

云：睪，古帝號，皆從日，得釋無戒懼之心。

月之日，從白者，諫石知其猶貪諸侯禍。

經宋本作睪，下同。睪，尚未已服事諸夏。

文同。蘭園曰：傳云：案杜此註，恐有誤。

凡國之始封，必命以林取之，固非陸傳。

同服王事，雖時不然。二氏有說，亦未為

原其始而言之也。考得唯宋謂附庸小

文意服事諸夏，以今國不達於天子，但

時言之，非原其始之服事中國而已。此

言陸云：以服事諸夏，與下文註合。今用

猶言以服事諸夏，不必之林註。明祀，謂神

更云：王事良然。朱云：明之祀，審與猶夏

附庸小國不達于天，與典文豹當作姒

子，但服事中國而已。寫誤也。案：崇而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九

林注春秋嚴義利之林註取者諱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也素不能自達於書之是故雖鄭滅須天子故服事諸夏須句之子來奔伐邾也文七年又書取須句及其君為書伐邾取須句蓋須取須句雖書著丘公句皆復取於邾而立而不撫鄭鄭叛而文又伐取爾來書取邾山井鼎曰注別國諸本皆然唯宋板改作列國不知據何本也

息軒曰禮以治世夫民為本故凡存亡國繼絕世傳皆書曰禮若楚復陳蔡本自滅之然亦稱禮以復之不特以其恤寡小也

金履祥曰伊洛王畿

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顯史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及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

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

不言公又不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言師敗績

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

得恤寡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

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為下泓戰起初平王之東

遷也周幽王為大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

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秋秦晉

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渾戶晉大子圍為質於秦將逃歸

謂羸氏曰與子歸乎羸氏秦所妻子圍懷羸也○質音致妻七計反

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也○櫛側乙

反稱尺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富辰言於王曰

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富辰言於王曰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廿

天地之中雖曰曠土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林註中國衣冠之其偏周甚矣自是禮先亡矣伊洛之戎世為周患昭九年傳允姓之邾敬曰秦晉遷我姦居于瓜州惠公以逼王室經不書傳歸自秦而誘以來不言其故顧稱平王即此也伊洛先已初年之車是舍明法有戎今之遷者乃而譚隱怪也字鼎居魯野之處也曰疏云陸渾是敦煌之地名然則於晉非其西北也且秦晉東西之國而晉稍北也所謂秦晉西北其所曲禮云夫人自稱指何在可謂妄矣干其君曰小童世蘭園曰懷羸之言止婦以下自稱曰婢上文棄君命也不敢子林註巾以悅夫從羸氏不敢從子圍攝以理髮皆賤復之言也亦不敢言子

圍亦不敢復出典歸之言也林注至不敢詩小見篇

言皆指為靡氏之言似不必然

鳳山曰云旋也杜從毛傳恐非鄭箋云云猶友也可從友字有親睦之意如友于兄弟可見廣雅云云有也友聲通故鄭讀有為友也存參

息軒曰卑猶輕也

蘭園曰國無小不可親文傑作御

易言不可以其小而國無小又見襄三

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注既謂之國無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存弱小按與文十

語意與此同又康誥二年國無疆語意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同詩正月篇

或云語字頌敬

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

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

也孔甚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

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子小反邾人以須

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甲小也○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

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

雅言常又曰故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

戒懼言常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且敬戒天先王之明

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

無謂邾小蚤蚤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

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

甯縣諸魚門甯縣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

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

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

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

司馬曰子魚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

馬宗璉曰字林曰蠹通俗文云蠹長尾

蟻人者閉西謂蠹曰謂之蠹蠹毒傷人

尾為蠹盧文昭曰晉語狄文蚤芽容

顧炎武云大司馬即反本作蠹俗作蜂

司馬子魚固諫堅辭皆同蠹勅邁反一

以諫也今觀諫辭亦勅戒反字林作蠹

甚寬緩不迫何堅辭丑介反又他割反

之有患棟案晉語云

晉公子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

章昭云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

增註

技木

左傳

卷六

十一

韓非外儲說此事門官亦天子虎貴云右司馬購強趨而氏之類諫購強似即固之字馮氏云不因其隘其義正相合云右司阻肥之也馬似當行師之際所案文十二年傳薄別置者耳其非子魚人於險無勇也更明甚子魚乃公子軍法鳴鼓以戰因目夷未嘗名固史記謂交戰為鼓一說宋世家以前後皆子阻隘阻於隘也下魚之言史公紀事多文阻隘與鼓傳對疎畧未足取以為左陳上未傷材力強證也陸察曰弗可者皆與吾敵若不赦也已言違天舉事殺還來害我謚法必將獲罪弗可赦者考艾曰胡者壽也也從杜說則讀至弗色似浮垢也可絕句而以赦也已何有不顧之辭自為句不成文理息軒曰阻隘也言不以兵隔絕之險隘之地也下文隘而不列自彼言之阻而鼓之自我言之阻隘分言可以見矣注

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陳直觀反○將廉反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不鼓不成列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苟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勅者謂與吾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

非又曰隘謂未既濟不列謂未成列此如猶不如猶似敢合二事而通之故即不敢古人之語隘下阻下各置而字然以聯之言彼遇隘而金鼓佐士衆之聲未成列此二者天佐氣士衆由聞金鼓我也我阻之以兵而聲氣滿盛能致勇鼓以擊之不亦可乎武之志註不言金如此猶恐不勝况彼者金有時止衆也既陳而擊之安得不案註士衆之聲氣敗乎 惠棟曰案吳聲當作志蓋寫誤子曰凡制國治軍心也即謂盛金鼓之教之以禮屬之以誼聲致士衆之志氣便有恥也夫人有恥也一說聲宜也軍在大足以戰在小足唱士氣也不與利以守明恥以教戰者用對非矣案字書所以厲其勇周書曰儼且齊也韋云明恥示教蓋當時之上下無列也即上語如此杜前迂回 文未成列也儼嚴蘭園曰用猶執言三蓋不整頓或云即

如何勿重言尚能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三軍以利用也為利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儼嚴未整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齊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澤齊女也柯澤鄭地○平彌爾反○勞力報反楚子使師緝示之俘馘師緝楚樂師也俘君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闕門限○闕音戎事不迺女器迺近也器闕域又况域反戊事不迺女器迺近也器馘非近婦人之物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為鄭九獻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十一

軍必以利而動也氣士支隨而不列也
作志氣也言金鼓以譟嚴險未知孰是
聲作士衆之志氣也 馘截左耳以計功
杜以利用爲爲利興 諸侯見王入行享
以聲氣爲佐士衆之 禮獻國之所有庭
聲氣與下文利而用 中所陳成有百品
之四句不協 又曰 是庭實本實所獻
說文僥互不整也禮也而此與楚成王
表記僥焉注謂荀且享重耳皆主人獻
不整齊由禮僥言雜 實宣十四年庭實
言不齊也此所謂陳亦同文公夫人芊
列未整齊也注蓋讀氏與楚子兄弟禮
僥如僥也 履軒曰不可踰關相見今
馘斬首也裁耳曰馘 送至于軍是無別
又曰戎事總言之也爲禮受享也林
願筆記可參看 又女不是
曰加邊豆六品謂定 宋襄公卒子成公
禮之外所增加之邊 王臣立 杞成公
豆有六品 息軒曰 平弟桓公姑容立

公之禮九獻 庭實旅百 庭中所陳
品數百也 加邊豆六
品 食物六品加於邊
豆 邊豆 禮食器 饗畢夜出文
羊送于軍
取鄭二姬以歸 二姬文
羊也 叔詹曰楚王其不沒
乎 不以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
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言楚子所以
爲商臣所弑
○別 彼列反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宋邑高
東南有東緡城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盟
○緡亡巾反 盟
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傳例曰不
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緡稱
伯至此用夷禮貶稱于○緡勅律反

木曰豆竹口邊上公細又作黜

邊豆四十今加六邊

豆各四十有八

履軒曰杞侯既細爲伯又細爲子益以
國小自貶而順適於大國之意也當時
必有事實也必非孔子貶辭傳恐難從
他並做此元粹案說又詳趙汭補注
息軒曰齊之盟諸侯無忘桓公之德而
宋反不會所以見討
也故傳以不與盟於 林註爲頓築城以
齊釋之鹿上之會齊 追陳也 子文
人不往則已非宋罪 欲以子玉爲令尹
也故傳不言之杜注 故以此役爲功也
可謂蛇添足矣 又其人能暗者與絕
曰將納頓子故城之句補正此倒句也
蘭園曰秋文典音若曰其有幾人能
餘者典絕句邵實云 堵者歎或云與語
此倒語也皆非當至 辭也如字猶其與
有幾八字爲一句與 幾何之與陸音非
語辭也襄二十九年八字句爲是

增註

校本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

盟于齊也 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
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

○國音預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終

魚之言得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

宋也 成得臣 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也夷一名

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 子文以爲之功

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 叔伯楚大夫遠

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 呂臣也以爲子

玉不任令尹○還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

功而無貴仕 貴仕 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言必

爲亂不可不賞○ 九月晉惠公卒 經在明懷

左傳

卷六

三

傳稱謀曰是盟也其林註上期約也下

共幾何周謂若壅其期期月也

王念孫曰懷公下也臣書已名於君

脫立字說詳述開存之策以明繫屬之

參伺菴曰上期期拜則屈膝而委身

約之期下期期日之體於地以明敬事

期期而不至無赦此之按策猶書也死

期約之辭期日之淹字做活字用法朱

速未可知然觀下纔云委身體而事之

二三月便執狐突則也晉語委質於

期不至一年之久可翟之設註質贊也

見杜陸失之杜云未朱註名在重耳之

期而執突以不召子策非誰一年刑

故遷就之說耳世儒不盡及於無辜君

或解期期而為期於德之明也為臣者

甚尤不得傳語勢之願也誰無辭

蘭園曰委質有二義可加刑里克曰其

一讀如贊見管子晉無辭哉

語諸書一讀如子謂

委致其身出史記准唯聞有無罪而被

南秦策魏書謂書若戮者

委質則當在策名之何休云杞子卒豈

前今云策名委質其當用夷禮死乎故

義可見杜云屈膝而杜解之禮曰四夷

君事之未聞謂屈膝之國雖大日子故

作敬為委質字鼎貶而比之此發九

曰杞終身行夷禮是者明雖薨赴有法

自為夷也故夫子從若或蓬之國史承

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圍期期而不至無赦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也○期

期上如字下音冬懷公執狐突日子來則免

基從才用反未期而執突對日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

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

不可以貳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

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

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

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

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

唯戮是聞其何後之存言懷公必無後於晉

張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日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

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不書

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日子以明之

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

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赴以名則

亦書之謂未不然則否謂同盟而辟不敏也

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

然後書東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

重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

城事在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

其義

是陸引襄十四年傳拒戰林註臣子

增註

校水

注不敏猶不意是言所恃者君父之命
 同而意異也 朱彬而受養生之祿邑
 曰大司徒鄭注保猶受而得人以此人
 往也杜注非 沈彤拒命與君父校勝
 曰楚語觀射父云能負其罪大矣麻人
 知四時之生章昭云以祿生故曰生祿
 生嘉穀非卵之屬漢賈氏臣名食承曰
 書郊祀志云神降之邑字季子而為司
 嘉生應劭云嘉穀也空顛頡歸晉等師
 此字字當亦謂穀不被戮晉語稱長事
 如正義所云也 息賈佗今舉此五人
 軒曰校角也角是非亦隨意言之未必
 強弱也五年傳君父定論 屠谷如赤
 之命不校 傅遜曰狄之種見成三年
 毛佗功不在顛魏下 林註待我廿五年
 也想五人從公子在期之也我今已廿
 一時而毛佗或稍後 五歲矣又廿五年
 遂因而逸之耳杜乃而嫁將死請終身
 妾以此斷何謬乎 待子不嫁朱云就
 履軒曰下文有三士 水納棺也或云雖

命而享其生祿稟受也保於是乎得人以祿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吾其奔也遂奔狄
 從者狐偃趙衰衰趙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犢
 司空季子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
 良反古刀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
 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
 生肅肅趙宣子○隨直由反將適齊謂季隗
 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
 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
 不復成嫁

足以上人杜據國語是實以為期何至
 以為狐偃趙衰賈佗 遠期若是明是有
 則此注之謬可知矣 其年而離之也
 案屠諸本作屠九 請待上添雖然二
 經字樣云屠音憐左字觀 以下數段
 傳屠谷如赤石經合 詳於晉語
 今從之 蘭園曰史
 記齊世家桓公四十二年晉公子重耳
 來桓公妻之四十二年桓公來則重耳
 遊齊在魯僖之十六年冬晉世家曰重
 耳留齊五歲史記多疎謬其與左氏不
 谷者皆此類也國語亦然 履軒曰恐
 其未去而言泄故姜
 氏殺之 侗菴曰懷
 章云此時諸侯皆
 其安懷愈其所安也 叛婚又謀去姜氏
 謂氣與民懷生士而恐孝公聞而怒之
 懷居小人懷惠同國故滅口
 語作懷其安蓋傳文 按懷謂懷其所愛
 異辭不必引以為證 林註懷人之寵安
 世儒據國語解其為已之居實足以欺

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過
 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
 縣東亦有五鹿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
 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上有國之祥
 又苦怪反 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
 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
 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蠶妾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孝
 以滅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
 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二十一

此義或改作時不免壞功名
 武斷襄十八年傳君脅腋下也其骨名
 王其謂午懷安乎亦助一名幹駮比也
 是一說 元粹案閱骨骨合比如一釋
 元年傳宴安醜毒不文欲觀絕句一讀
 可懷也亦此意安即至裸字絕句疏从
 上文公子安之之安 一讀晉語設微薄
 蘭園曰孔疏其裸而觀之孔註微蔽
 句浴句是也駮骨非也薄簾也或云照
 裸不可見故欲觀其無禮迫解為長音
 裸使之浴乃薄而觀 博或云若以相若
 之也 侗菴曰迫觀字可疑註同竊謂
 之說似侮慢太甚不相下脫夫子求反
 近人情當從國語薄四字若當為皆誤
 簾之解列女傳伺其寫也是否陸氏引
 將浴設微薄而觀之 晉語云當在夫子
 亦適用國語足以為絕句註疑有誤晉
 證 陸案曰當在夫 史兼取此文無必
 子句絕晉語說此事 及其國四字 淮
 云其從者皆國相也 南子亦然今从之

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
 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
 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
 業及駢脅并也脅幹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
 謂之助裸力果反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為
 紀宜反相夫子必及其國及其國必得志於諸
 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
 自貳自別 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
 異於曹 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
 欲令人見音孫以馬二十乘贈送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

以相一人必得晉國 殘木澆飯也說文
 用彼又相方其義益 鋪也 宋公以世
 明 息軒曰重耳未 乘送公子達之他
 友國一亡公子而已 國故註曰贈送也
 安得以從者為傳相 林註天所開導非
 哉注不唯不得於文 人所能及非所及
 又失於理相輔也 者有三事同姓其
 履軒曰貳謂私事重 矣先盡故其子孫
 耳如懷貳心之貳但 必不蕃息按周禮
 非意厚耳注別異於 不得取同姓當特
 曹非也 若或取之非唯有
 蘭園曰波及譬波流 人非又有鬼賁晉
 之餘沾澆所及也品 語季子具論同姓
 字繁波共被通及也 不可婚孔疏云不
 左傳波及晉國波字 取同姓周禮也季
 作被字解是又一說 子因演說其意耳
 元粹案王念孫云 取同姓者未必皆
 波讀為播鄭注禹貢 滅姓也
 云播散也言散及晉 林註餘波沾澆及
 國者亦備一說 晉國者皆楚君享

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 晉公
 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
 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 晉公子姬出也而
 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 離外之患出奔而
 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二士足以上
 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
 晉鄭同儕儕等也 其過子象固將禮焉況
 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
 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
 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十五

水令公子洗手既而者未必首章故杜以濕手揮之使水漸云多云多者非是汗其衣故云揮漸也總皆如此也

惠棟曰振去匣中

之水故曰揮何承天曰振去為揮杜孔說疑非 何菴曰杜訓揮為漸頗失字義然其意自近戲揮濕手使水漸汗懷羸衣所以怒也正義自明白如惠說振去匣中水於地懷羸何必怒且匣乃懷羸所奉持公子強振去之索然無味殊不切事情不如杜長傅氏解為揮懷羸使卻更謬 履軒曰河水詩逸不得其辭而強解其義人謂

杜不妄吾弗信也 出語實出奔也唯陸祭曰案國語韋昭天子所在皆得安注云河當作鴻字相居故別立此名也似而誤也其詩曰鴻傳曰凡自周無出彼流水朝宗于海 披難書出之書疑顧炎武曰晉侯夷吾而字之誤附見云平疑錯簡當在二十書曰出居離母

三年之冬傳曰九月弟之難也可見譏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字管下世二字至周之冬也 息軒曰田字絕句但諸本傳不云不告歸云不皆書無作而者告入益信成十八年小儀大則執繼馬傳例歸入錯誤也注則執鞫此對文也非 馬宗楚曰說文散則馬示得稱繼羸馬絡頭也服虔云諸言有如皆是晉大綱曰繼正義云係 辟有如日有如河馬亦稱繼未確當以 皆言心之明白如羸為馬繼繼為大綱 此也有如上帝有猶言服大馬之勞也 如先君言上帝生邵寶曰諸言有如君明見其心意亦自有如河有如上帝同也按實如字成先君之類皆謂其神 士年傳齊盟以質臨之必降之罰也 信也杜云質成也息軒曰河水濁故名 此後晉成公悼公黃河黃中帶白驗之 即位皆朝于武宮濁水皆然重耳欲取 高粱杜註傳九年明白之義故曰白水 十五年及此傳稍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

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按賦詩斷章見襄廿八年謂若賦 河水疑載馳之四章賦綠衣之卒章是也 作河水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

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晉

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

入也糾重也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負羈

絁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絁馬繮也絁息列反繫及馬絡頭也

也才用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

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皦

日投其壁于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

泉取白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白城秦伯使公

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

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

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

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

戊申使殺懷公子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一

投壁者質其信於河，異其實一也。軍使狐偃信之，有知目于鄆軍，猶也。有知河亦皆質諸其揚縣，一作揚縣，神邵說是也。王引之曰：丁未下脫入牙絳三字，武宮在絳不在曲沃。息軒曰：武宮之在絳，在當時人皆知之，云朝于武宮，則其入于絳可知，故傳省文不言耳。蘭園曰：中宿，一宿也。士虞禮所云：中月鄭氏說為間，韓子惠賈之難，君一月之義，中字與此令三宿而汝一宿同。字鼎曰：知之矣，何其速也。

言宜知臣御之謀也。林註：不待三宿，次注謬。或云：知蒲城斬宿，即至，蓋二宿也。祛之事理亦非。貫半于三宿而言之名海屋曰：知之矣，蓋祛袖口也。附註：被作隱語，以劫要之也。斬之祛猶在也。注非。展軒曰：何有披所一作祛所。焉，謂無所顧忌也。遍歷艱難，故知人息軒曰：今君二句，言事。

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呂卻畏福，故畏為文公所偏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賢遍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圖于偽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已欲亦為文公除讎，未註文公在獻時也。案秋文甚衆之，則為蒲人在惠世甚一本，作其王念孫則為狄人，蒲狄之以其為將然之辭，從人於我，何有恩義。一本息軒辯之云：甚今文公為君，其無衆亦謂將然言行者，如蒲如狄，欲為公將甚衆，作甚是也。害者乎。息軒曰：王城秦地名，公若念舊惡，則出殺之，不正罪名，欲奔者甚多矣。言畏以靖其黨也。逆夫罪者皆將去。人歸欲益固秦好，且與晉人為紀綱，謂滅避難之跡，以安反為之首領主帥也。側也。履軒曰：實猶經世鈔綱總其大信也。實之之辭，言其紀理其細也。大所遺皆秦伯紀綱，幹室云：言不特為衛人也。綱網綱也。紀綱已凡傳中實字，不目也。以喻治理幹辦，輕過。周禮鄭註之義。息軒曰：紀綱豈未冠者之官名，之僕在秦為紀綱之史記作里鳥須，僕言其撰精。

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射鉤，桓公中帶鉤。○射食。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反齊桓已亦反。將自去，不須辱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菴人故。公見之以難告。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楊文官。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也。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初晉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日里鳥須，豎左右小吏。○豎上注。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也。
按文公出時盜其在國之藏

龍洲曰至是盡用其所盜之資以求納文公

字鼎曰韋昭曰馬曰藏也反者以是為非以惡為善也

朱註或居或行無不可者

履軒曰請其二子請進止之命也

林註請其進退之命一說請留之也釋義狄請其進退之命而傳闕其終傳氏云蓋以詛無畜群公子不召之入也 妻趙衰文

及臚才浪反下同里愚須房乎反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烏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其出也竊藏以

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之文公及入求見公辭

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

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

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

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以能安

眾見賢通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

及下得見同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

子之邑七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

息軒曰文公在外十公以女妻之也

九年始歸即位即位四年乃卒而趙姬既生三子則趙姬文公

在蒲所生而出亡中嫡本作適丁歷反以妻趙衰矣

字鼎曰介之推樊舟之僞言之奇不必語

助介氏之推名氏名之問何用諱助或謂

之介推者略稱耳古人以子為名者多略

稱之杜氏是以誤為顏同字子淵項籍字

子羽亦省子以稱之存秦

息軒曰力猶功也

下貪天之功為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上以立君之勳貪天之罪是

盾狄女叔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

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木固

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

為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

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

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

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

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二十

履軒曰蒙蔽也

傳二十四年

息軒曰以求殺致死無所怨也

又曰欲令文公知已

有從亡之功而不敢

言祿

顧炎武曰之推既隱

求之不待未幾而死

乃以田祿其子孫

辭九章云思久故之

親身今因編素而哭

已死史記則云聞其

八縣上山中於是環

為介推田疇曰介山

然則受此田者何人

乎於義不通矣

元粹案洩堵俞彌與

賞其姦也義罪欺

上也賞姦欺下也

是以上下相欺也

以死誰對當作不

求以死將以誰對

陸云蒙蔽也言欺

罔其上若覆蔽之

然也言之是求顯

也補正縣上見襄

記環縣上封之

曰介山楚辭思久

故之親身今因編

素而哭之是文公

在時介推已死故

以此田祿其子孫

按二十年注洩堵

連氏此士洩連各

增註

校水

左傳

卷六

三十一

賞其姦上下相蒙也蒙欺難與處矣其母曰盍

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且出怨言不食其食與怨言謂上下相蒙難

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對曰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

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

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休鄭之入滑也

滑人聽命入滑在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

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王使伯服游孫伯

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如鄭請滑二子周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

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犬上以德撫

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昔

周公用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霍魯衛毛明邵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

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榮陽京縣東北

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

案此說得之咸誠通毛聘凡祭闕故不

復列之者自為敘文次為穆故其子為

武昭穆故早占人立昭武王於世次為

文正不如是拘也今昭故其子為穆

賢與傳文尊賢卑者辰導之狄亂罪在能用三良則是鄭伯辰非也召子帶親之賢王當尊此鄭伯親也王不與狄通但杜注省略耳今案雖百子帶亂不起此注實誤孔惡弁言矣故罪在王與狄故云省略也 侗菴通

曰注疏解職近為近之近皆為道路之近恐之近只是親近親近之近言桓公為司徒武莊為卿士世親近於王與晉衛諸國疏於周至者不同 鳳山曰林注狄皆以四者為法則非也論語唯克則之宋注則猶準也與前禍未熄又興之此同 履軒曰猶曰使甚 秋文云桃猶懼二段並指本周子知字本或作桃公所以封建之意而亦宜音桃言也而召穆公述是德荷恩也意以作詩也故下文林註報人之施者謂之曰召穆公亦云力已倦怠自謂所非謂公實有是言而報已過彼責我之

召公再述之注非 報其心未足陸案曰施與也 息案女德二句亦是軒曰施者謂受施者 古語德猶民德之古訓有相反為義者 德謂婦女性情一亂訓治而訓者之屬 說婦女我有德於皆是也 啓猶導也 入深責望之人有陸案曰言女婦放怨于已久懷恨之蕩之德無所止極忿怨之心無有終已也 元粹案息軒云極中也無中其行必變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是本附見說未是 林注我

女為后 一說使讀周禮無御士之官為去聲蓋迎隗子時夏官有御僕下士類叔桃子為之使也 十二人堂王之燕又案王引之以以令按襄廿二年楚狄師三字為因下文子南之子棄疾為而衍不必然 履軒王御士註御王車曰御士謂宿衛之士者三十年單公子襄三十年單公子御期為襄王御士

增註

校本

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頽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機力

狄反施如字厥於 狄固貪林王又啓之女德

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是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

○機力南反方言云 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

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

水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

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

隗氏替廢也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

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御士十人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

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

期為靈王御士可見此皆公卿子弟為其非賤役息軒曰之益親近王者御士侍御之士謂近原伯毛伯益文王臣又曰原毛皆文之子伯魯或本封王之子孫絕滅米食畿內案履軒曰子臧獲罪於外傳作譚伯毛三君父而弗懼思又好字明道本韋註云奇服以自飾無忌憚原伯毛也是譚讀之甚鄭伯之惡以此為原毛為名也與也傳論未中竅蘭此傳大異南汜鄭園曰表猶稱也不稱之西南之境西近於法度之謂也其下於周故王居之引詩亦斷章取服不翠青羽鳥也以燕稱於法度之意杜摶細色至鬱林子臧詩本義為德不稱其服一作之及或服故訓哀為適亦為云子臧當子華出德服相適之義夫聚奔鄭伯惡之久矣為非法之服非法之特因冠而發耳子人而服之豈以德之臧之入當深自斂不稱謙之哉釋文臧不示人以異而

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欲大感反秋頹叔栻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王出適鄭處於汜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音凡大叔以隗氏居于温鄭子華之弟子音凡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奸聚鵠冠鵠鳥名聚鵠羽以為冠非法之服○鵠尹橘反翠鳥也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衷音忠一丁仲反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已音記稱尺證反于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

之及一本作之服以奇服見殺亦不王念孫曰作及者是衷也夏書大禹謨也及謂及於難言子案註文為宜二字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直解引作也似是

由服之不稱也但言或云冠天成之象不稱而不言服者蒙履地平之象是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下相稱也感雄雉也鳳山曰王說非作阻小明作戚引曹風承上服之不衷句引小雅承上之災也句及于難意甲夜之法主人拜反在自貽伊戚句客客不答拜臣下正義夏書今大禹謨來拜主人不拜膳之文孔安國云水土符袁反周禮作籒治曰平五行序曰成或云籠子帶及汜息軒曰偽孔說是疑是註文傳氏云也侗菴曰秋文享天子清道而行其宋公有加絕句禮也居九重故奔外曰一本無也字讀則總蒙塵官守猶言左為句陸說得之杜似右不敢斥尊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三

以禮運有加為一句，非是或云杜但執其意實如狄文前說恐林註禮也得恐懼流於回護之見，既修省之禮也。元曰：母弟之寵子帶，省視當國官司，令宋本無弟字，考文提其器用，送之於要據僖五年正義第，祀傅氏云：官司司，作氏是也。傳遜曰：杜以省視對器具而以省視貫具字，以其為活字用之也。六字句亦通非也。蓋言省視則備林註禮至為衛間辦之意在其中，以官諫兄弟往邢求仕司對器具而以省視此其得國子之道貫之也。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守而得國也，正一嘗書名衛侯燬滅邢作政。說者以為滅同姓之由禮諸侯不生名，故今經只隔夏四月滅同姓名。癸酉一句，便書衛侯文公卒，子成公鄭，燬卒恐是因而傳寫立。

群臣○守手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又及下同。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大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宜多省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圖仕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後禮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年滅邢傳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之誤亦未可知

婦附也附姑之辭，姑即伯姬，殺祭云，婦人嫁不踰竟。

息軒曰：楚未能循禮，楚人納之，故知出自非大事，君臣皆稱奔楚，諸侯納之曰：人楚告納，頓子故書歸，經者稱納者，皆納頓子不告，故不有與師見納之事，書入。顧炎武曰：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字鼎曰：昔慶是昔君即茲不公也。注云：不稱氏，未賜族，豈以慶為大夫歟？衛君平昔於魯，披音亦說文，以手則其盟者乃大夫而持人臂也。今謂臂可乎？存泰，正義八下，為掖，因名轉年，盟于洮，杜云曹地而相生。

無傳五。宋蕩伯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自為于偽反。宋殺其大夫，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人從告，頓子不言。葬衛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歸，興師見納，故。傳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泚，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二十五

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耳正義說文云掖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也掖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骨上為掖是因名轉而相生也 侗菴曰說文古訓可從但此掖當主夾持意說不然不切當時事情二禮隨從國子出其不意左右夾持以進致國子不能抗而就死後儒好用誘掖字言戰于阪泉見史記教初學誘勵夾持而大戴禮等令進也義可參看

履軒曰禮至為銘云云左氏只記事耳無惡之之意存參 蘭園曰勤王實指納王然本勤服王事之汎稱直以此解之則非 息軒曰宜達也 履軒曰言今所謂王即古所謂帝也然則周王當帝兆耳注失語氣 陸祭曰遇公一句此直舉九三本爻之辭未及於變卦也其下文天為澤以當曰乃說變卦義耳 鳳山曰二在下卦

之上是諸侯之象離為火互兌為口是火林註下過阪泉戰食之象乾天是天子克也筮得大有王之象故曰公用亨于饗也天子

履軒曰上下以地勢高異而言不必沿流案復還也去變卦溯水而後言上下而還於本卦論之息軒曰禮命之宥皆也饗中盛禮宥通備幣也酒曰酬食曰餼隨者天子宿重禮皆所以助歡也設醴大故闕地通路從在初命而在終舉初遠處斬邪下之語終以見其饗之盛也侯臨壙上直懸下孔廣森曰按國語之物氏云禮喪大裏王距其請隧之辭記疏引此闕作闕

增註

校本

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秦伯帥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宜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野勝之今得其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兆故以為吉 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大有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

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主所宴饗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上筮且是卦也方更總言二卦之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

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秦師使還順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

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請

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請

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請

左傳

卷

三

之子，則折之不取，亦出自原出也。林註：可謀知矣，是皆不遇，民無信不立，故信秦晉旋師，不必同以庇其身也。今命途，抑下商密，囚二公三日，降原，復少待子皆秦為之也。則楚之是得一原而失之所讎在秦，不在晉，信我師也，無信何故獨追秦師，固其所以庇民得原所得矣，非兵主之謂也。

又曰：伯魯，晉名前年也。有原伯毛伯，昭十八年，有原伯魯，息軒曰：原伯是周畿內諸侯，故傳云遷之于冀，若守原大夫，當歸于周，即不歸，傳不必言其所遷焉。展軒曰：好，謂魯衛之好，曰：修好曰且，及晉平，分明是兩事矣。注：文公將平之降，名行事並杜撰。王引之曰：晉侯以下，徑古足及，或說為十八字，當在衛人平，徑連下句，非也。莒子我之，前其曰：故林註：餼，餽水澆飯，使處原，正議趙衰為也，以壺承飯，從文

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也。

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

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

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泚，脩衛文公之好，且

及莒平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

徑餼而弗食。

故

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

此段當在衛人平莒上，蓋傳文倒置也，問原與上文為原連平莒下，經會莒連文微云。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

甯速，盟于向。

齊師至鄆，弗及。

夏，齊人伐我北鄙。

先使微者伐之，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二十六

原大夫之由也，錯簡公於行役，字氏云在下耳存參。無循徑小道也在小路，曰說文徑，步道也，史事易私而不私，是記高帝紀夜徑澤中，廉也，馮氏云重耳注徑，小道也，蓋衰本英雄當思難時，載以壺飧從電耳，有時塊受，幾幾同嚼，就重耳行大道，衰由小，枕飯不及壺，飧感道亦餒而不食，謂不傷在此，吾家豆粥以相違而自私也，從麥飯竟下光武之字絕句，徑一字句，餼，大樹豈無他勞，而弗食四字句，或屬或意，可想已一說，上讀從徑，或屬下讀從餼，從餼非作，從徑餼皆不詳，徑依曲，鄭韋壽齋而從禮注，訓為邪行，息，例師少，稱人多稱軒曰，晉侯圍原不降，師今來稱人去稱退，倍信而原降守者，師者美公追之至無信，或將復叛，故難敵地而大之也，若其人問之，勃鞞趙衰言追大師然，挈壺飧，餒不敢食，信乞在我，得否在彼也，疑知公意，故舉之，不可保必得，故乞

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泚，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餼而弗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此段當在衛人平莒上，蓋傳文倒置也，問原與上文為原連平莒下，經會莒連文微云。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師至鄆，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先使微者伐之，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如杜所言是以官賞者執謙之意也又
功焉能成霸哉
履軒曰如楚乞師乞而歸之故不可謂
者鄙非不保得之之假借也

林註使展喜受勞
惠棟曰服虔曰以師
枯槁故饋之飲食說
文無槁字古文作
或作槁張揖撰廣雅
始以牛旁高

陸祭曰如之為而雖
傳記多有然於此自
當依本字讀孔疏引
服虔劉炫之說皆然
王氏學林謂如當訓
似是也蓋國語作
韋昭注云府藏空虛
但有穰祭如縣磬也
又禮記磬于甸人疏
援此傳文正作磬而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不公時君

之號莒夷無窮壯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在前齊師侵我西部詐是二盟也夏齊孝公

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

犒師勞齊使受命于展禽柳下齊侯未入竟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

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

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

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對曰恃先王之

命昔周公犬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

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

府載載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為大桓公是

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

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

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

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

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

仲副使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

故不書

下著皇氏說亦云如
縣樂器之磬蓋磬之
古字通借樂記石磬
也傳遜曰注時夏

四月云云未當以二

月故室野如此則無

國無敵不然何獨魯

恐乎又何獨恐於此

年乎計其時魯必有

早荒史佚之耳杜不

推而謾解也息軒連

曰二公兼東西伯故

曰夾輔劉用應曰文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二十九

約劑者藏焉注約劑釋大世之孫熊摯也蓋周之定制以太立其弟熊延摯自史主藏載書周書嘗棄於夔子孫有以來解太史乃藏之于王命為夔子林註盟府以為歲典荀子熊摯即熊渠之中春秋黃帝之盟太史子紅立為鄂王者書名皆可據證今傳朱云祝融嘗能不本皆作太師蓋如礼救其疾故曰册赦記太史陳詩以觀民大室云熊摯嘗能風尚書大傳作太師長子也以疾自竄相治致譌而杜氏依其弟熊延摯于楚文曲說昧其實也摯之後別封於夔蘭園曰二十四年傳歲時奉土物供祀糾合宗族于成周注於楚今夔子以為云糾救也蓋懷柔安吾為嫡不宜助殿輯不敢離散之謂子之祭故云爾祀鳳山曰林注匡正也供祀也或云夔子非成十八年傳匡正之各正也其救怒困救災患杜云匡亦而見滅者以氣之

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實桓公子雍於穀

救也匡救與彌縫對不奪言之正也杜注可從陸察曰劉炫云自祝為城濮戰之起亦融至鬻熊計其間有以恭謂求助於諸

一十二年何得止矣而專制其用故十二世乎孔疏以為變會及之文曰以傳焉之熟或然也施於匹敵相用也惠棟曰正義案鄭語一說凡不用我師孔晁注云熊繹玄孫而用彼師曰以可曰熊摯有疾楚人廢為勞說宜雍於之立其弟熊延熊摯殺首楚為為之自弁求夔子孫有功

王命為夔子韋昭注同索隱據譙周古史考熊渠卒于熊渠立平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息軒曰鬼神謂其祖蓋熊摯壽其疾而未愈也故云弗救履軒曰春秋之時其親盟誓猶不足恃况贈馬在宋為先世之事不得援為證宋善於晉侯必是當時別有事實也蘭園曰趙匡曰齊晉文用諸侯師悉

增註

校本

易牙奉之以為魯授雅本與孝公爭立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甲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六

左傳

卷六

三

陸察曰外證反是、阮元曰虞文昭反、
攷作尺證反非也。

經十九年嬰齊反於盈雖與音預下致餼許氣以

惡鳥路傳不復扶又東徑音經。譙在消沛音入

泗音四社祠音祀為用于偽及下為人同伯長丁

反不降戶江反因壘力軌反適妻丁歷反本或作大

姒音泰下盍姑胡臘反脩好呼報反民罷音溝塹七豔

而潰戶內反經二十年郟子字林工傳啓塞素則堵

寇丁古反王為邢于偽反衛難也乃旦鮮矣息淺反

召南上照反早莫音暮本亦作暮汗辱汗穢之汴一

相時息亮反經二十一年為邢于偽及下于孟音總

見賢通反獻軒建反捷在接于薄如傳祈禱丁老反或

阮元曰葉抄本為邪作為郟非也。

瘠病在亦反上嚮許亮反本亦作故為于偽省用所

反以懲直升反戰泓鳥宏反顯音專史羊朱反風姓也本或

風大皞音泰伏戲許宜反本或作犧封近附近諸

夏戶雅反同猾夏于八反叔孫約百教反經二十二年

之比必二反升陘音刑邾人縣音玄公胄直救反主帥所類

傳被髮皮寄反大叔音泰協比毗志反焉能於虔反王

悅音悅而御本亦作禦可易以政反兢兢居陵反本

登陘本亦作升陘縣諸音玄堯丁侯皆各

其九不重直用反隘於賣反劼其京反胡考音苟為利于

反儵音仕整陳直觀反一竿彌爾反柯音哥緝音音倅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將字重是也。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獲下有截耳二字陸祭曰附近之迹是也

○傳二十三年委質質如字陸祭曰質如字

陸祭曰國語注云薄簾也一讀是也課魯東反薄從國語舊注則如字若依杜解薄為迫則當音博

陸祭曰江南言質子且切山東言漸子見及通俗又旁沾曰麻說文汗灑也阮元曰葉抄本戲作賤○傳二十四年注質信質音致陸祭曰質讀如字成十一年傳齊盟以質信也○注畏為為子偽反陸祭曰為如字○鄂不不方九反陸祭曰不今通質反

芳扶古獲反爾近如字又附近之迹下為鄭為于

反叔詹章廉不效門忽反今本沒卒於子恤城濮音所

殺音試今本試○經二十三年傳復召扶又反及下焦子消

靖音靜其人能靖者與絕句重耳直龍反期期下亦作暮

亦音基膝辛七反濫力暫反以呈勅景反本或作已見賢

反重發直用反及下又為于偽反於難乃且而校音

趙衰初危反賈花徒何反伯儵本又作儵音同請待子

絕句二十乘繩證反及注共公音駢蒲賢反欲觀如裸一音

反浴音欲薄而如合幹古日反子盍反自別彼別反乃

饋其貴反遺也真璧之鼓竟外音境令人反鞭弭兩雅

云弓有緣者謂之無緣悅縮大咎其九與焉音預

揮之許委反前也音薦王音贊一音箭又音賤自拘音俱一級音急經

二十四年蔽於必世之難乃且傳纒居良反皦古了

令狐力丁反盧柳力居反及下公子張立反于郇音荀畏

偏彼力反而殺音試又如字寺人披音普皮反本又女

卽音汝下田渭音謂濱音賓女中宿一本作女中宿

衣袂減制反及難乃且反及下仲相息亮反未輯音集又

本亦秦卒子忽反共之音恭本盡用津忍反心覆音芳服

同之守手又反其象矣本或作甚象矣公遠其據

拈古活反下之遐嫁反介音界盍亦反臘音也對怨也欲令力

增註

左傳

卷六

三十七

反 焉用於度俞彌羊朱反下 為滑于偽不聽吐定

而執二子本或作而執其大上音泰以蕃方元邲音成

豐風凡蔣將丈邢茅亡交反胙才故反召穆上照反

糾合居黜常棣大計及字鄂五各外禦魚呂反其

侮亡甫反訟爭爭鬪之爭外扞戶且反即聾鹿工從

昧音妹用鬻魚巾堵叔丁古反不別彼列反又渝羊朱

頽叔徒回近之附近遠之于万王替他計坎飲上

反 輦九勇好聚呼報惡之鳥路反刺小人賜子

臧之及一本作之服也夫扶音論以支夏書戶雅反

皆放 其施始豉有加絕禮也一本無也字讀告難

乃且反 後聽吐定經二十五年侯燬泥委惡其鳥

反 傳 越竟音境洮吐万傳仇音求下卑遐嫁隰城音享

醴音禮之宥音又請隧音遂闕地其月皆縣音女柩其救所

惡鳥路其倅芳夫郡字林云楚禦寇魚呂屯兵徒門

援于春秦人過古卧反析星歷反輿人音餘之處目

反 欲令力呈掘地其勿反又其月反 乃降戶江反

降名 不復扶又為頓于偽謀出音問謀聞音問所庇

必利反 伯貫古亂孤溱側巾之好呼報反勃鞞步

反 從舊如餒而奴罪反披音皮經二十六年至窩

本又作鄮一音似 會竟音境夔求龜秣歸音姊圍緡

陸榮曰其勿當作渠勿其月當作渠月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丕作丕案玉篇
作丕云或作丕字按古作丕中直最長
後人乃中直分爲二筆作丕又或中直
短遂作丕

亡巾
反
傳 **玆** **平** 普悲反
為 **稱** 尺證反
犒 苦報反
勞 **齊** 力報反
下文同

玉 **趾** 音止
足也
恐 **乎** 壬勇反
及注皆同
縣 **馨** 音玄
注同
大 **公** 音泰
及注同

夾 **輔** 古洽反
古協反
副 **使** 所吏反
而 **道** 音導
祝 **融** 余忠反
鸞 **熊**

音
熊 **摯** 音至
自 **窺** 七亂反
又千外反
適 **子** 丁歷反
今本嫡

乘 繩證反
寘 **租** 之致反
魯 **援** 于眷反

二十

